

蜀山
續集

峨嵋七矮

還珠樓主



正氣書局印行

還珠樓主著

蜀山
續集

峨
嵎
七
矮

第二集

正氣書局印行

還珠樓主：阜蘭異人

二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四十八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十五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十一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冊

還珠樓主：冷魂吟

二冊全

還珠樓主：峨眉七矮

三冊全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冊全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冊全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冊全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冊全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版

蜀山續集 峨嵋七矮 第二集

基本定價國幣三元四角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電話九三〇六三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CO

特約發行地址

西安興華書局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漢口青華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華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峨 嵎 七 矮

第 二 集

前

題

玉壁遁仙童百丈蛛絲穢醜怪

穹碑封地竅萬年石火護靈胎

情重故交寶相夫人煩七矮

窮追倩女瘋癲和尚遣雙頑

一徑入幽深紫曳青縈仙山如畫

孤身逢詭異龍飛電舞晶瀑傳真

戲妖徒洞天逢良友

援黎女穴地門顛帥

武俠
長篇
峨眉七矮
第二集

還珠樓主著

沙米二小，到了穴底一看，又深又黑，洞徑更是曲折異常，本就胆大貪功，再見五色烟光，將妖婦裹走以後，一直不曾出現，大有怯敵之勢，便不問青紅皂白，循徑急追，飛進老遠，洞徑還未走完，妖人也未現出形跡，沙米比較持重心細，覺出孤軍深入，敵人深淺，一點不知，心中疑慮、意欲回轉，着一人守住洞口，一人回姑婆嶺，與各位師長送信，以免有失，米余笑說，師兄，你怎麼近來法力增高，胆子到小了，當我們白陽山，初拜恩師時，祇憑一枝歸元箭，和一點隱身法，什麼法力都沒有，人更渺小脆弱，連個尋常大人，都可致我們的死命，竟敢背了恩師，暗探鳩后無華氏等，三妖尸的前古陵墓，連經奇險，終於成功，將妖尸竊據的，九疑鼎中所藏，一粒混沌元胎，和剋制此鼎的，一面太虛神鑑盜去，建下了奇功，因此一來，才夢楊太仙師，與谷陀師祖鴻恩，憐我二人，向道堅誠，特設法壇，在小轉輪三相世中，預積三十萬善功，連經三劫，以佛家無上法力，助我二人成長，此時，如稍畏難，焉有今日，（事詳蜀山劍俠傳）如今我們，不特得有師門傳授，并還各有仙佛兩門，異寶奇珍防身，本領功力，遠非昔比，遇事如何害怕起來，楊太仙師別時，曾說我二人，三相世中，所許三十萬個善功，今生必須實踐，以後所遇危險艱難雖多，仙福也極厚，我們由白楊山起，直到開府下山，不是沒見過世面，以古妖尸，那等利害，我二人尚且成功，何況這類妖人，假如

真有什麼凶險，或是命該夭折，決逃不過，太師祖，太仙師，不會爲我們，費那等大力量，也不會有那等說法了，沙米聞言，也覺有理，心想牟尼珠，佛光護體，百邪不侵，洞中如有埋伏，早已觸動，也許這裏，就是妖婦老巢，洞中還有餘黨，因法力比妖婦還差，所以不敢交手，不是仗着地利，暗中潛伏，便是另有出路逃走，率性深入，查他一個細底再說，照芬陀太師祖，與楊大仙師，平日口氣，前路光明，決不會死，如遇危難，姑婆嶺尚有各位師長在彼，鄧師伯法力更高，妙算如神，見久不歸，定必尋來，仗有佛光護身，至多被困一時，有何妨害，便依了米余，仍就窮追不已，一會追到近盡頭處，剛看見大片廣場園林，便見右面壁上，有一大洞，飛出一個，非僧非道，裝束奇特，頭上亂髮虬結，身材粗短的怪人，沙米一小，都是性急，雙方才一現身，未容張口，立指昆盧神刀，化作兩灣朱虹，飛將過去，怪人驟出不意，怒吼一聲，揚手一片白光，先將全身護住，緊跟着，把腰間一個魚皮袋取下，往外一甩，立有一股火花，激射而出，初發時，祇有人臂粗細一股，和正月裏所放花炮相似，飛出丈許，便互相激撞，紛紛化生，晃眼便如狂濤怒崩，湧向前去，二小正自迎面飛來，兩下一湊，立被圍在火中，二小見那火星，俱祇米粒大小，每粒均帶有一層淡綠色的光焰，互相擁擠排盪，一撞卽行爆裂，由此一變十，十變百千，生生不已，越來越密，炸音宛如連珠密雷，晃眼功夫，身外成了一片火海，威勢甚是驚人，上來輕敵，未發揮牟尼珠的妙用，來勢又快，不及施爲，人已陷入火海之中，覺着佛光防衛之下，火雖尙未燒上身來，那爆炸衝擊之力，却是晃眼加盛，其力至大，幾於使人禁受不住，初來時不知對方虛實，又見火

無邪氣，與適才洞口所見，妖烟邪霧不類，心中奇怪，不約而同，各照神尼芬陀所傳，將手一指，牟尼珠佛光，突往四外暴漲開去，這時火勢更大，火色也由紅轉白，由白轉成淺碧，挾着大片，轟轟發發，萬千連珠霹靂爆炸的，巨閩繁喧，密壓壓由上下四外六面往中心迫來，此火非同凡火，別有一種威力，由主持人，隨心運用，神妙非常，常人遇上早被炸成灰煙，決難倖免，不料遇到剋星，寶珠威力更大，佛光突然往外一漲，立生反應，無量火焰星花，自相激撞，轟的一聲，震山撼岳的巨震，二小身外的烈火，立時紅雪倒崩，往四外坍去，面前立空出一大片地面，先因毗那神刀，佛門至寶，與心靈相合，倉卒之間，雖然被火隔斷，一心運用佛光，并未收回，火勢一退，正待查看敵人蹤跡，就勢還手，忽聽一少女口音叱道，你祖護妖婦，與我無干，不該偷我石火袋用，休說損耗靈火，便將我姊弟佈置的花園毀去，也不與你干休呢，二小身外石火，雖被盪散，并未消滅，正由分而合，晃眼化生密集，重又圍湧上來，少女語聲，才一入耳，火光倏地由碧而白而紅，由密而稀，變化絕快，同時又聽怪人，暴跳怒嘯，聲如洪鐘，甚是震耳，似與少女爭論，也未聽清說些什麼，就這光色微一閃變之中，那一大片火海，已全化為烏有，目光到處，見一溜頭銀髮，披拂兩肩，年約十五六歲，容姿美秀，膚色如玉，赤着雙足的，白衣少女，手中拿着怪人腰間所掛，曾放大量烈火的魚皮袋，正轉身往門裏飛去，一晃不見，怪人除白光護身外，又放起了兩道墨綠色的光華，正與兩彎朱虹相持，這等墨綠色劍光，連聽也未聽說過，看之雖怪，但不似怪人所放白光，帶有邪氣，并且朱虹，失了主馭，頗有相形見絀之勢，二小一見大驚，忙施佛法一指，朱虹

光華驟盛，眼看要佔上風，忽又見一白眉巨口，身穿黑衣，面容醜怪的，瘦矮小孩，怪聲怪氣，急喊道，原來你騙我，這來的是好人，不是妖怪，姊姊不幫你，我也不幫你了，說時，用手一招，恰值怪人，也將手連指，張口連噴，一面連嚷怪叫，劍光并未回飛，小孩大怒，口喝少時再和你算帳，雙臂一振，立有一片墨綠精光，將身護住，雙足一點，便往刀劍光中飛去，二小原極機智，又肯虛心討教，老覺出身僥倖，幸遇曠世仙緣，惟恐有失，無論尊卑，一體恭謹相對，在仙府時，一般師長同門，對他二人，個個喜愛，屢聽袁代，袁星，二人說起，本門法嚴，犯者無幸，此次下山，正當羣邪猖狂之際，前路艱難，對敵時，務需要分清正邪，不可大意，一有誤傷，便鑄大錯，初來，以爲當地妖人巢穴，還未在意，及見火光，不帶邪氣，少女姊弟，再一現身，和那等口氣，分明敵人，心意不一，這兩姊弟，縱非正教門下，也非妖邪一黨，剛自留意觀察，小孩已縱遁光，往刀劍光中飛去，對面怪人，好似知道佛光利害，恐小孩受傷，方自怒喝，小狗快退，敵人利害，還你就是，小孩竟是胆大異常，會不理睬，使怪人話未說完，人已飛入刀劍光中，伸手一撮，便將兩道墨綠光華收去，情勢本來奇險，仗着小孩飛劍功力頗高，二小生自小人國內，雖經佛法長大，身材仍較常人矮小，見那小孩，生得又矮又瘦，先自喜愛，又聽出受人之愚，不是妖邪一黨，本心不願傷他，毗盧神刀，與心靈相合，敵意一消，便更不會傷害，小孩一點也未受到險阻，便將飛劍收回，往門內飛去，二小知道洞中，祇有怪人，祖護妖婦作梗，同聲大喝，速將妖婦元神獻出，饒你不死，隨將師傅兩柄古錢戈，發將出去，此寶乃凌雲鳳，往岷山白犀潭，送小人玄兒

時，蒙韓仙子所贈前古奇珍，出手便是兩道戈形金環光華，神龍鬚尾一般，往前飛去，怪人本就敵那朱虹不住，如何再祭得起這等神物夾攻，這還是二小，不知虛實，行事謹慎，寶珠留以防身，未發出去，否則，伽藍珠佛光，再往前一照，怪人勢必當時身死，也不會有後來許多事了，那怪人身具異稟原非弱者，祇爲以前作惡太多，被秦嶺石仙王擒去，本要處死，經他再三苦求，知道巫山神女峯後，峽谷地穴之中，乃石仙王夫妻，昔年修道故居，須人看守，清願由石仙王，用太陰如意仙索繫住，在內守護，藉以虔修悔過，石仙王既因洞中須人坐鎮，又知他暫時不敢背叛，那如意神索，威力神妙，怪人繫在身上，洞雖深長，無論何處，均可遊行，祇一越過石仙王所說的界限，便自發生作用，痛癢難禁，如出土穴，探頭洞外，更是周身似被仙鐵絲勒緊，深嵌入骨，痛苦更甚，如再強忍奇痛，全身掙出，祇一離洞三步，立發陰火內燃，成了灰燼，并且另外還有制他之法，便答應了，石夫人爲防反噬，又將兩件利害法寶收去，一而好言勸導，祇要能在洞中，守滿年限，不特解禁放他，并還助他成道，怪人和石仙王夫妻本有淵源，初來也頗愧悔自勵，年月一久，昔年所結妖黨，得知底細，前來探望，加以蠱惑，漸漸故態復萌，急於逃出，四處託人求助，以致才有當日之事，無奈法寶，不在身旁，騙盜來的法寶，又吃原主人收去，敵人利害，不是對手，沒奈何，祇得違背昔年誓約，先救了急再說，主意打定，一見金碧光華，神龍絞尾，電馳飛來，一聲怒吼，飛身便往門內逃走，二人看出敵人技倆有限，如何肯捨，立即跟蹤，往裏追去，進門便見一所陳設富麗廣堂，并無門戶，祇迎面石壁上，似有灰白色光影一閃，心疑那是正門，怪人必由

此逃走，便不問青紅皂白，一指毗那神力，飛將過去，刀光射處，烟火迸射，壁上忽現出一座穹頂圓門，越認所料不差，忙即追入，裏面也是一所廣堂，陳設形勢，均與外層相同，面積却小去一半，對面壁上，光影變滅中，似還見有人影，一閃即隱，二小不知是計，急於擒敵，自恃佛光護身，又看出那石壁上，藏有門戶，率性連人帶飛刀，化作兩團佛光，一雙朱虹，往前衝去，似這樣，接連衝進八層門戶，怪人並未追上，也未遇什麼埋伏，祇是越往後，地勢越小，衝過第八層時，前面壁上人影，看得畢真，除怪人外，并還同有妖婦元神，滿擬相隔越近，定可追上，那知到了第九進室內，反到無了影迹。當地乃是一個，六角形的石室，上下四壁，宛如一塊，三丈大小的，極好翠玉，鑿空而成，除正面入口外，通體渾成，不現一絲縫隙，陳設却極簡單，左右兩旁，各有一白一黑，形似蒲團，大約五尺的玉墩，當中一具，五色斑斕，非金非石的丹爐，更無別物，與先過數層，大不相同，沙余終較謹細，忙把米余喚住，不令再進，說道，師弟，今日事情太怪，適見怪人妖婦，就在眼前，怎會追得影迹皆無，莫要中人誘敵之計吧，米余道，大哥多慮，你看這七層門戶，一直望到外面，并無異狀，石室越來越小，也許到了盡頭，妖人明已勢窮力竭，欲逃無路，先以爲門戶可用邪法隱蔽，看似整片厚壁，不料被我識破，邪法無靈，窮追到此，這一面作六角形，也許門戶，不止一個，既已到此，好歹也見到人才罷，還有先逃進來的，一男一女，怎會也不見影迹，他們必有藏伏之地，祇擒到一個，就知道了，沙余還未及答，忽聽有人怒喝道，不知好歹的東西，你想擒我，也配，二小聽是門外收劍小孩口音語聲，似由石壁中發出，倉卒之間竟未聽出

在那一面，沙余還想反問引逗，米余胆大心急，因來路一直到底，駕起遁光便朝迎面壁上衝去，沙余見狀，想要攔他，暫緩前進，飛身去拉，室止三丈方圓，差不多已被二人，佛光刀光佈滿，再往前一衝，去勢又急，沙余還不及喝止，米余已衝向壁上，二小遁光，恰好相連，滿擬刀光射處，必可破法，現出門戶，那知不然，二小遁光，前後相接，無異連在一起，當頭朱虹，衝向壁上，方覺堅逾精鋼，與頭幾層，石壁不同，室中埋伏，已然發動，祇覺眼前一花，大片墨綠光華，將全室佈滿，當頂壓下，同時，耳聽小孩，厲聲大喝，你兩個動不得，還不快退出去，話未聽完，光已下壓，其重如山，跟着，脚底一空，現出一個光華耀眼的深洞，二小沒料個埋伏在上，驟不及防，雖仗着佛法護體，人未受傷，但那一壓之力，竟不及於抗拒，立被壓低丈許，降落地面之下，慌不迭正運玄功，待往上衝，猛又聽得小孩在上面喝道，你這個壞女鬼，也跑不了，快滾下去送死，緊跟着，射下一道墨綠光華，內中裹住一個女人影子，手舞足扎，流星一般，往下射落，百忙中，看出正是妖婦元神，忽起貪功之念，米余方喚得一聲大母，上面已自合攏，成了一片極厚的翠玉堅頂，二小用飛刀法寶開路，連衝了幾衝，祇衝得墨綠光焰，似雨箭一般，當頭射下來，事後翠壁依然完整，紋絲不動，再看下面，深約三十餘丈，地方比上面大得多，當中立着一幢，紅白墨綠三色交織的精光，高約十丈，矗立當地，光焰萬道，四射如雨，照得合洞通明，上下四外，也是極整潔晶瑩的翠壁，知道身已入伏，妖婦不見影跡，也許爲那光芒所化，細一查看，三色光幢之外，尙有光雨射不到的空地，光高祇得十丈，事已至此，上衝無路，莫如下去，先尋了妖婦下落，是

否已爲光幢所化，再作計較，二小也胆大福厚，仗着佛光護身，一點也不知道利害，略一商計，便由上面繞飛，避開正面，朝穴底處飛去，落地一看，那光幢上，三色精芒，耀眼欲花，甚是強烈，不可逼視，二小連經過幾次大敵，又聽師長們常時聚談，長了不
少見識，知那個光幢，必是禁法中樞紐，稍爲觸犯，立即發難，此外有無別的埋伏，也
不可知，想起楊太仙師，曾說你二人，雖然仗有佛門至寶，防身禦敵，但是功力不夠，
所習又是道家傳授，不精禪功，未能發揮伽藍珠的全部威力，此次下山，劫難重重，雖
均逢凶化吉，遇見了真正勁敵，仍非對手，你師父有神禹令，宙光盤等異寶，隨在身
旁，遇上大陣，還可相輔爲用，如若離開，却須格外仔細，尤其是誤入設有與地火風雷
相連，地底埋伏，一毫也大意不得，光幢來得異樣，又不帶一點邪氣，現時已有這大威
力，一經發難，不知如何強烈，上面衝不出去，銳氣一挫，不禁胆怯起來，當時未敢冒
失，破那光幢，米余總是胆大，幾次想要衝向光中試試，俱吃沙余阻住，米余道，此洞
又長，深居地底，師父如何得知，雖蒙師祖，賜有兩面傳音法牌，偏生師父謹慎，說戰
們胆子太大，恐出生事，須俟將來，奉命出外，才許帶在身旁，以防緩急，長此相持，
何時才能出困，反不如撞他一下，省得不死不活，多麼悶氣，是福決不是禍，也許能夠
仗着佛光法寶，衝將出去，也未可知，沙余總是不肯，忽想起從一入伏，便見光幢立在
當地，妖婦如爲所滅，必有異狀，怎會始終靜靜的，原樣未動，重又同往四下查看，繞
着光幢，上下飛馳起來，二小向例一齊飛巡了兩匝，米余忽說分頭尋找，沙余也未存
意，剛一分開，沙余猛瞥見，妖婦元神，一條淡影，在光幢側下面空處一閃，因是恨

極，追源禍始，必欲除此一害，惟恐不能手到成功，立指佛光，飛將過去，妖婦因隱形法，先吃佛光照破，又與強仇同陷埋伏，一經運用邪法，仍有一條淡影，總算那條墨綠光華，已然脫身飛去，否則更加糟了，本來縮身洞頂一角，仗着壁色墨綠，又多花紋痕印，淡影往上一合，二小并未看出，也是妖婦惡滿該終，見二小繞洞追逐，佛光強烈，忽然心寒，恐被照中，仗着飛行迅速，便隨在二小身後，上下錯綜，繞着光幢飛遁，本意二小搜尋無迹，停了下來，再行覓地潛伏，不料二小分開，飛行迅速，共祇數十丈方圓的地面，爲恐查覺，心內一慌，往側一閃，打算繞出光幢之前，貼地飛逃，恰被沙余看見，伽藍珠佛光，立即照將過去，展布開來，晃眼化成十來丈，一片光幕，兜罩下去，這還是沙余謹慎，惟恐佛光，觸及光幢，引起埋伏，未將全洞佈滿，中間還有空隙，妖婦仍往前飛逃，就此瞬息之間，奇事發生，也許不致就受滅神之禍，無如劫後妖魂，伎倆全失，心胆已寒，知道還有一個強敵，正由另一面追迫過來，也有一片佛光，如往前逃，正好撞上，驚慌失措，祇顧避那三面兜罩的佛光，忘了身後那幢三色奇光，這時正在暴發，不去接近，尙且難免波及，兩下一湊，那三色光幢，忽然暴漲，三色精芒，一齊旋轉，看去好似大小千百層，雲光漩渦，分合不停，中間還射出，無量三色芒雨，妖婦立被捲去，沙余見狀大驚，尙幸佛光由心運用，收回得快，兩下沒有接觸，同時，聞得米余驚呼之聲，三色奇光，已上衝洞頂，四外也差不多均在精芒光雨，環射之下，轟轟之聲，與精光上射，擊石之聲，潮成一片，聲勢猛烈，甚是駭人，米余不見，料已失陷，好生惶急，忙由洞墮角，光雨不及之處，飛抵正面空地一看，祇見米余，在

佛光環繞之下，已被光漩吸住，四外三色精芒，電雨一般，朝佛光激射上去，米余正在強力外掙，掙脫一層，又是一層，環湧上去，其勢絕快，火焰交織，芒雨叢飛，奇麗無倫，佛光越強，火焰電漩，聲勢也越猛烈，連自己存身之地，都將射到，所幸人未受傷，還能抗禦，也未引發地水火風等等鉅變，祇要佛光不少減退，便可無害，祇是脫身不得，有心上前相助，又恐一同被困，有損無益，正自惶急，想不起用什方法，救他出險，忽見佛光上面，朱虹飛起，這一來，米余雖仍不曾脫身，已能上下左右移動，輕快得多，不似先前附緊，當中心一味苦掙，緊跟着，便見妖婦元神，被一團漩渦雲光吸住，一面急轉變幻，緩緩由右下角，斜移上來，到了米余先前陷身之處，方始停移，依舊疾轉不休，祇沒米余的快，因見朱虹奏功，光幢威勢越大，佛光也自加強，一想義共生死，如何臨難却步，就同失陷，也應一起，萬一二人合力，能以脫身呢，沙余細心得多，祇管勇氣一壯，決計共此安危死生，行事却不冒失，未曾上前，先將佛光朱虹，連用停當，欲以全力一拚，免得米余，手忙腳亂，說時遲，那時快，就這微一停頓之間，光幢上面，已起變化，先是光幢中心，光雲雜沓，四外合攏，將妖婦元神包住，妖婦自從失陷，已無暇隱身，現出一個，赤條條似人非人的女鬼，始而還在光雲中掙扎，後來越掙，光漩越強，妖婦漸漸無力，吃雲光裹住，在漩渦中，轉風車般急轉，鬼影也由濃而淡，末了四外雲光，往上一包，祇聽一聲極清越的，裂石鳴玉之聲，光漩散處，便即無蹤，米余也自迎頭飛落，見面連稱好險，再往對面一看，不由喜出望外，原來就這瞬息之間，當前現出一座色作翠墨的古玉碑，祇碑頂冒起，前見三色精光，仍自上衝，光

射之處，那質如翠玉的洞頂，已漸消瘳，陷了一個大洞，祇不知還有多厚，才能攻穿，碑頂以下，光雲淨斂，看去甚是瑩徹朗潤，浮輝四射，碑形更奇，寬約三丈，厚約一丈，高達十丈以上，中心一個，丈許大小圓洞，兩旁刻着不少字跡，初現時，有不少符篆已全隱去，二小雖然生自小人國，（事詳蜀山劍俠傳十七八集）文字不同，因乃師凌雲鳳，文武雙全，學問甚好，同在白陽山修煉時，無事便教四小，（此時所收小人，共是四人，一名健兒，已爲極樂真人收去，除賜靈丹外，以一年之力，運用玄門極高法力，使其成長，在長春岩，無憂洞，真人仙府中，苦志清修，已將下山行道，另一小人名玄兒，現在岷山白犀潭，韓仙子門下修煉，已有驚人法力，人却小如初生嬰兒，再隔三年，四小重逢，爲本書最驚險新奇一節）劃地認字，二小性既靈悟，又在峨嵋仙府中，逢人討教，不少識見，碑文又係行草，不是普通文字，易於通曉，一看卽知，讀完，才知當地，乃是方今前輩散仙中，一位奇怪人物，秦嶺石仙王關臨夫婦，修道之所，以前詳情未提，祇說那碑，是神禹治水前，鎮壓八荒，永奠地軸的，一塊靈玉神碑，中心洞內，有一靈玉精英結成的胎胞，中貯玉實兩枝，修道人採下，當時服了，再照道家傳授，打坐運行，不特增加道力，再加年餘修爲，便能抵禦奇寒酷熱，水火不侵，以及最利害的，兩極磁光，與地底元磁之氣，本來石仙王夫妻，爲此兩枝玉實，曾費不少心力，終以玉胎深藏此碑中心，雖是一個對穿的大空洞，但經仙法兩面封固，無法取出，後又發現碑頂古篆，得知一點因果，中心孔洞，煞氣至重，仙法微妙，開時必須法寶威力至大，而又有一個修道人的元神，葬送其上，與煞氣對消，始有如願之望，

石仙王既不管造孽害人，又知事太艱難，方始息念，以待有緣，不久，移居秦嶺，聆峽仙府，先由乃子石元真居住，後娶一異派散仙，收下一子一女，子名石完，女名石慧，原是雙生，才得五歲，石元真夫妻，便吃石仙王，召往秦嶺，祇留下小姊弟二人，入口雖經法力禁閉，終不放心，恰巧右仙王門下，有一徒弟，乃石元真的內姪，名叫龐化，以前出身異教門下，本有不少惡跡，自知不爲正教中人所容，才害了怕，知道石仙王，與各正教長老，均有往還，又有親戚之誼，借着六百年仙壽，前往祝賀，再四苦求，石元真夫妻，又再三力保求說，石仙王方始免強允諾，那知入門，不滿十年，便故態復萌，終於犯規，本要處死，又經石夫人，和在坐一位仙賓求情，罰令看守聆峽仙府一甲子，待罪悔過，就便照看兩小姊弟，石仙王初意，這一雙孫男女，全都生具異稟，賦有特性，將來仙福也至厚，自己所習雖非左道，也不是么門正宗，如今隨侍在側，至多修到地仙，視此美質，未免可惜，加以再數十年，便是四九天劫，自己能否避免，尙不可知，好些顧忌，還有那玉碑中，所藏玉實，恰是兩枚，照着碑上隱去的篆文，雖然另有其人，並未指明是誰，也許大來，巧遇良機，也說不定，可是發祥之地，不捨廢棄，便令慧完姊弟，住在洞內，令龐化從旁照看，每隔二三年，親往看望，傳授一些自家獨有的法術，爲防龐化，受妖邪勾引，忘恩叛師，除神線鎖禁外，另賜與兩小姊弟，幾件法寶，同在洞中，習法而外，并煉一點紮根基的功夫，石仙王每去，必往藏碑之所查看，內有一次去時，碑上忽發奇光，下去一看，碑陰又有篆文出現，才得知玉實的，另有其人，不久卽至，因見龐化在側，大有歆羨之色，恐其口後，勾引妖黨，生出事來，便在

碑上留字，連碑帶地穴，一齊封禁，并告以從此不論仙凡，俱都能入而不能出，碑上三色神光，利害非常，每逢子午二時，焰光大盛，一被捲入光漩之內，形神俱滅，就是平時，被線射中，也不死必傷，再如存有妄想，有心觸犯，更無生理，就是下去的人，法力真高，帶有前古太乙元金之寶，遇到子午二時，能勉強挨過，要想脫出，也非等到有人送死，以他道家元神，解了罡煞之氣，而應得玉寶的人，恰在此時來到，玉胎一破，禁法全解，祇剩碑頂，三色靈焰，將百尺洞頂墜玉熔化，穿一大洞，方可出困，此外，祇有孫兒女，所用飛劍法寶，原是萬年靈玉精英所煉，一旦誤入，如尙能仗以防身免害，但是全洞，均經禁制，藏碑之所，外分堅強，僅能防身待援，如仗本門穿山行石之法，想衝出來，仍不能夠，龐化生心，不止一日，前些日，剛用花言巧語，哄騙兩小弟弟，把石仙王所傳，用來遇敵藏身，和誘敵入伏的，八層禁法所閉，全學了去，因兩小弟弟，常聽祖父嘉許，用功極勤，除喜佈置園林花草外，往往相對用功，一坐常是兩三天，時機儘有，方想日內，乘隙下手，不料石仙王到來，重加禁制，詳言利害，知道事太行險，不可強求，才自罷了，因慧完姊弟，聰慧異常，起初年幼，洞中孤寂，多了一人作伴，龐化更善巴結，相處還好，後來年長，法力知識日高，發現龐化，爲人詭詐淫凶，便漸明白，已不再受愚弄，後又發現，常有舊日妖黨來訪，暗中偷看，言行無一善良，越發看他不起，祇受龐化苦求，說是事洩必死，看在表親面上，不好意思舉發便了，龐化却不這想，見兩姊弟，相對日益冷淡，小孩口不穩，常恐事洩，加以被禁年久，靜極思動，性又凶暴，才有當日之事，作者借此補敘，暫且不提，沙米二人，讀完

碑文，便照所說，探頭往碑上圓洞一看，內裏向上凹起，還有丈許來高，頂中心懸着一團青氣，知道碑文所載，外包真氣，內孕玉質的，靈玉胞胎，便是此物，毗盧神刀，佛門至寶，不知是否能夠解破，既恐反應力強，又恐下手太重，傷了胎中玉質，互一商量，決計審慎行事，也是二小，福至心靈，該有這種遇合，碑外字跡，乃石仙王最後所留，祇說玉質見風，即堅如精鋼，必須常時服用，服後，按照玄門坐功運行，愈早愈好，決不能過十二個時辰，否則，不特要受許多苦痛，并還減去不少靈效，胎外元氣，也非太乙精金所煉之寶莫解，至於如何預防，以及服法，均未說出，二小祇憑理會，覺着玉質，既然見風即硬，想也不能與外間之氣接觸，自己又沒見識過，是何形相，氣團有五尺方圓，難知玉質大小，如若常時，不能服下，便須等三色精光，將頂衝開，帶了回去，長路飛行，如何保藏，打算先用伽藍珠佛光，將他緊密包住，再用飛刀，破那真氣，以免見風生變，這一來，恰巧暗合，二小見氣團，被佛光雖包了個密不通風，但是大小如一，抗力甚強，一任運用法力，緊壓上去，絲毫不動，暗忖一團青氣，如此利害，佛光尚且剋他不動，飛刀也未必能以濟事，準備再如不行，使二寶之外，加上兩柄命戈，將那生根之處，用力鋸斷，暫不取那胎中玉質，也不再與護庇妖婦的怪人動手，逕自帶了整個氣團，飛回姑婆嶺去，那知物各有制，飛刀兩灣朱虹，剛照預計，作個半月形，往氣團上一合，絲的一聲，真氣立破，四下飛射，力猛異常，小人在佛光圈內，如非見那氣團，威力靈異，惟恐不能奏功，身與朱虹，合而爲一，幾乎被那爆散的真氣打中，就這樣，還被震得，盪了兩盪才住，不禁嚇了一跳，尚幸真氣祇破裂時一震之

威，一散便是無力，同時，所包沒的玉胎，也自現出，祇是四五寸大小，一枚玉球，緊附頂上，正想如何齊柄削取，目光到處，又是鏘的一下，鳴玉之聲，玉胎倏地分爲兩半，自行墜落，二小忙用手搶接，恰巧一人接了一半，互相對視，那玉胎又輕又薄，每半裏面，蟠曲着十幾曲，青白二色，形似血絡之物，盤到中心，有寸許大小，一個腰圓形的玉卵，形似流質，又似濃縮的氣體，入手微溫，隱聞一股異香，乍看時，彷彿極軟，晃眼似要凝固，米余機警，看出異樣，還未見風透氣，已是如此，稍久必變堅玉，急切間，又不知如何服法，方自舉棋不定，忽然發現，內中脈絡，直通斷處，隱隱似有青氣透出，試就口一嘗，覺着清香襲人，神智爲爽，忍不住就勢一呼，猛覺一股甘芳涼滑的漿汁，往口中射進，知道不差，不願說話，邊往內吸，邊打手式，催沙余照辦時，沙余也自覺得，如法服用，也是一吸立盡，二小立覺精力充沛，有異尋常，祇胸前冰涼着一塊，再看手中，兩半玉殼，比紙厚不了多少，但是堅硬異常，通體大片青白斑暈，加上和豬腦一般的血絲，玉色晶瑩，寶光外煥，不知作何用處，這時，碑頂精光，猶向上激衝，勢越猛烈，映得合洞通明，二小以爲頂壁堅厚，不知何時，可以門通一洞，玉胎既是靈玉精氣所孕，必非尋常，意欲向那結胎之所，再事搜尋，看看有無別的奇遇，并沒想到，當時在內打坐，正自飛身四下搜索，猛聽外面洞頂，轟的一聲，震天價的大震，無數天花異彩一般的小星，疾如暴雨，環着玉碑四外，傾瀉下來，勢極猛惡，但祇有一大片，自上潑下，更無後繼，跟着，眼前一暗，適才繁響頓寂，二小已看出那碑，祇是一塊極高大的，渾成美玉，結孕靈胎之處，自從靈玉胎胞一落，便自復原，看

去平滑渾成，無跡可尋，忽生劇變，不由大驚，雖然急於搜索，未用佛光護身，人在碑洞以內，火星光雨，并未濺着，及至光滅聲止，景物一暗，忙身戒備，探頭往外一看，立時大喜，原來頂壁，已被三色精光，衝破成一個巨洞，上面已有明光透下，靜悄悄的，也沒一點音息，高興非常，往上便飛，出洞一看，正是先前下落之所，上時覺着胸口冰涼，隱隱作痛，無端仙緣遇合，得此奇遇，人又脫出困境，一味喜幸，也未留意，加以一震之後，所有內層禁制全解，門外現出兩條，半圓形的甬道，環繞着上有青白墨綠，各具一色的，三座門戶，門內似是一間廣大的圓形洞室，二小已有經歷，見那洞室上，三門三色，宛似畫在壁上的門戶，隱蘊奇光，覺着奇怪，暗忖此洞中人，有邪有正，雖然可疑，但石仙王，乃師祖之友，又承他指點，才有今日遇合，就算那怪人，勾通妖邪，既住在此，必有淵源，看在石仙王分上，也不可與計較，何況妖婦元神，已然伏誅消滅，此時理應急速回見師長，何必多事，一個應付不好，惹出事來，反而不美，這三色玉門，看去異樣，莫要設犯禁制，或是將那怪人驚動，又起爭端，二小本會隱形法，開府以後，益發精進，略一商計，決定隱了身形，靜悄悄，安然飛回，便試探着，朝那左面甬道，緩緩往前飛去，這時二小胸口冰涼，漸漸有點加大，仗着得有佛道兩家真傳，元氣充沛，性更強毅，一心脫困飛回，仍未放在心上，飛過大半環後，甬道忽轉曲折，二小覺着地勢回縮，來時所見七八層，直通洞外的門戶廣堂，一個也未遇上，越走，越不像往外走神氣，恐路走迷，又入伏地，祇得後退，不退還可，這一退，剛退回不遠，隱聞轟隆之聲，由地底隱隱傳來，再細一查見，并未觸犯禁制，也無異狀，祇是

途徑全非，不知因何走迷，岔入歧途，祇見逕路迴環，大小歧出，不論走那一面，俱非原路，心中一急，犯了倔強習性，便不問青紅皂白，隨便選了一條，似乎往外的道路，加急前駛，以爲不論什麼路，終有盡頭，等到入伏遇敵，再作道理，那知這一帶，甬路甚多，宛如人的臟腑筋絡，縱橫交錯，外人入內，最易走錯，一入迷途，便難脫身，何況適才那一片震響過後，地勢已變，要想就此硬衝出去，如何能行，飛行神速，晃眼又穿行了十幾條甬路，始而祇在原地打轉，白費氣力，後來沙余悟出一點，生剋往復之理，本應往左，忽往右折，反正出不去，率性相逆而行，經此一試，果然現出新路，二小知道無人暗中作梗，祇是路還不識，迷困其中，祇一走上正路，立可脫身而出，及至又飛了一陣，望見前面，竟是先前發腳之處，僅由左而右，繞了一圈，胸前冰痛，已在加重，正停下商計發急，忽聽男女爭吵，喝罵之聲，輕悄悄掩將過去一看，圓壁三門，本極高大，每門相隔，約有三丈，除當中墨綠色玉門，正對藏碑的玉室外，左右二門，對面俱是甬道牆壁，這時左邊青門已開，內裏穹門，厚約兩丈，男女喝罵爭吵之聲，便自內發，并有三色奇光，飛舞映射，迅速如電，上過一次當，不敢大意走進，先在門側偷聽，內裏爭吵之聲甚急，聽不真切，似在爭鬥情景，方想出既無路，長此相持，終非了局，與其困在洞內，轉不如尋到主人，見機行事，給他硬衝出去，正要掩進，忽然聽出內裏，竟是先見兩小姊弟，在與怪人火拚，心中一喜，立時飛入一看，室作半圓形，約有三四丈方圓，另一頭，有一小圓門，二小這時，如由此門飛出，便可繞往頭層廣堂，脫身回去，一則，胆大喜事，見雙方惡鬥方酣，想看一個結局，二則，先在洞外，看出

石氏姊弟，并非妖邪一黨，始終不存敵意，心生好感，無形中，偏向了一頭，恐二人年幼，吃了怪人的虧，意欲乘隙暗助，稍一停頓，漸聽出事由妖婦而起，原來石完，發現怪人，與妖婦合謀誘敵，違背乃祖石仙王之戒，擅自移動後層禁制，將沙米二小，壓入地穴之內，欲借三色神光，將其煉化，心中大忿，又無力阻止，保令二小，一賭氣，用家傳法寶，將妖婦擒住，就勢擲下，使隨二小，同陷伏內，怪人獨在前面，運用禁法，本來不知此事，遍尋妖婦不見，還當誘敵時，爲二小所殺，本就忿恨，石完不知怪人，已然生心內叛，日內便想煉化身上神線逃走，有心氣他，故意在旁邊，和乃姊述說前事，兩姊弟雖是一母雙生，石慧却較靈警機智得多，聞言忙使眼色止住，已是無及，石完性更猛烈，明看出怪人，滿面怒容，說得更凶，不特說妖婦元神，落下時哀呼救命，如何狼狽，並說，怪人屢次勾引外邪，今日又妄動禁制，非向祖父，告發不可，石完童心未退，近年忿恨怪人，屢次鬧鬼，心生厭惡，每值怪人犯了禁約，必以告發之言恐嚇，迫得怪人服低，說好話，不肯終結，一半本是說着解恨好玩，實則，每次都顧慮到乃母情面，和以往叮囑，見了祖父，反代包含掩飾，並非真個如此，無如怪人，天賦凶殘，性如烈火，因所行犯規，時受幼童逼迫，祇爲畏懼石仙王，不敢動強行凶，口說軟話，積怨已深，那後層禁制，曾奉嚴命，不許移動，何況陷的，又是兩個峨嵋門下，起初因想一甲子限期以前逃出，又爲妖婦來時之言所惑，以爲妖婦雖然祇剩元神，同黨甚多，仍可救他，又想妖婦，由他才遭兵解，急憤之下，未暇尋思利害，事後想起，亂子太大，越想越怕，妖婦又自失蹤，存亡莫卜，正在憂急愁煩，如何再禁激刺，知道地室

已閉，非石仙王親來不能再開，當時大怒，暗忖事已至此，無可挽回，除却將妖婦元神救出，合謀設法逃走，更無生路，並且下手越快越好，一交子午二時，碑上神光，照例發動，妖婦立即葬送，連向求救的人，都沒有，豈不更糟，但那地室，祇石仙王，因昔年仇敵衆多，爲防報復，愛孫心切，留有兩道靈符，以備萬一出入之用，又恐年幼，被人騙去勾引外邪，往盜神碑玉質，除對此符，下有禁制，外人不能借用，傳時並曾嚴加囑咐，另外還有妙用。甚是隱秘，爲今之計，祇率一不作，二不休，立逼兩小弟弟，分出一人，帶了兩符下去，將妖婦救出，然後冷不防，倒反禁制，將兩弟弟困住，就算他二人，近年功力大進，能夠緩緩穿石行地，逃往秦嶺告發，這數百里的，山石地道，也非急切間，可以穿通，此時人已逃遠藏匿，對頭法力雖高，也未必能尋得到，情急暴怒之際，明知石仙王，防他忘恩反噬，對兩弟弟，各傳有防身法寶，決難傷害，惡貫滿盈，神智已昏，依舊冒火行事，如意算盤打定，立向石氏姊弟發難，先是軟語哄騙，反見石完，固執不久，話更難聽，冷不防，一面倒轉禁制，先斷二人逃路，一面出手，施展邪法異寶，迫令降服，不料石慧，早看出他，心有反意，知道全洞禁制，祇他一人，能夠運用，這原是當初祖父，爲防孫男女，年幼無知，恐其大胆私出，遭人暗算之故，雖然，後來傳有穿山行石的本門獨擅心法，似此堅強禁制，一旦有變，逃起來，終是費事，上次石仙王來時，便背了人，暗中求說，全學了去，因石完口快心直，姊弟二人有事，自在在一起，爲求慎秘，并未告知，一見怪人說話，目蘊凶光，情知不懷好意，早有準備，警兆一現，立即行法制止，一片轟隆之聲響過，祇略變了點地形，沙米二人，方

由迷陣中，走回原處，聞得爭鬥之聲，跟蹤尋來，彼此交受其益，各自因禍得福，機緣端的巧極，怪人見石慧，運用禁法，比他更高，經此強烈反應，全部禁制失效，非石仙王自來，不能復原，益發暴怒，便以全力應戰，始而雙方，打個平手，怪人還折了兩件法寶，怒火中燒，竟想拚命，怪人邪法原高，先因沙余二小，佛光朱虹利害，又聽妖婦勸說，才用誘敵之策，以免毀損法寶，此時已是心橫氣盛，肆無忌憚，一見石氏姊弟飛劍法寶，每人雖各祇兩三件，但都由於獨門家學，神妙非常，防身足夠，石完更是淘氣，一邊動手，一邊指手跳足亂罵，枉自氣急，還斷送了兩件法寶，兀自奈何他不得，恨到極處，竟把昔年曾向石仙王，立過重誓，一經違背，用以傷人，當時便遭慘死，前師陰陽叟所傳的，顛倒迷仙五雲網，暗中行法，準備施為，二小恰在事前趕到，不知此乃石仙王夫妻，昔年修道之處，三面玉壁，均經仙法煉過，外人入室，一任隱形神妙，壁上均有痕影現出，和鏡子一樣，法力稍差，更是全形畢現，二小如就此穿室而出，石氏姊弟，自來不存敵意，怪人又被絆住，惡闖方酣，也必無暇追趕，這一停留，怪人已然看出，二小還不知道，因聽出怪人，是石仙王叛徒，殺他既可除害復仇，還可討好主人，交兩小友，益加高興，意欲暗助，方想怪人，和兩姊弟一樣，身有法寶防護，如何一擊成功，石氏姊弟，也由玉壁上，看出二小人影，不知這等仙神均難衝出之所，怎會脫險而出，又是驚奇，又是心喜，方想出聲招呼，怪人邪法，已是發動，陰陽叟所傳邪法，另具專長，極為陰毒，二小驟出不意，如為所中，也必昏迷倒地，此時所服玉寶，未經玄功運化，奇寒之氣，已將佈滿胸腹，就算當時，不致被害，延時一久，痛苦

必所難免，總算福緣深厚，沙余首先瞥見，迎面玉壁上，現出自己人影，米余又見怪人，朝已冷笑，雙雙同時警覺，那佛光又由心運用，發動極快，方生戒心，忽見怪人，雙手一揚，立有一片粉紅色，中雜五色彩絲的妖光，分向石氏姊弟，和自己飛來，佛光朱虹，恰也飛起，再看滿室彩烟，一片光霧，什麼也看不出，怪人身形已隱，另一面，石氏姊弟，已被妖光罩住，在室光環繞之下，掙扎不脫，那五色妖光，雖吃朱虹，一斬便斷，無如隨斷隨生，越來越密，無有窮盡，尚幸佛光靈異，妖光彩絲，近身卽化，方想運用佛光，衝將過去，忽見石氏姊弟立處，現出青熒熒，碗大一片寒光，朝自己這面連照，也似想要兩下會合，忙喝二位道友，且立原處，我們前來就你，話才出口，覺着胸前冰痛，越來越甚，漸漸難耐，才想起玉碑仙示，徒在洞中環飛延誤，忘了運用玄功，心中一驚，猛聽一聲慘呼，少女口喝，完弟快逃，留神妖物，話未說完，青光先隱，同時，又聽怪人一聲怪叫，滿室粉光彩絲，忽似潮水一般，往前退去，室中重現光陰景象，定睛一看，石氏姊弟不見，怪人已然倒地，身上多了一蓬極淡薄的灰白色影子，四下查看，并無影迹，胸前冰痛更烈，想要飛出，又恐中途痛倒，人在佛光以內，正自愁思，米余痛極氣忿，動了童心，無意中，把身畔寶囊內玉壳取出，正和沙余指說，腹痛難禁，想要隨手毀去，忽聽少女，急呼不可毀損，你二人竟將玉實得去了麼，快運玄功，卽可無害，聲音是由石中發出，說時，怪人身上白影，條地飛起，二人疑是怪人元神，因想此人，總是石仙王門下，既非自己所傷，何苦趕盡殺絕，加以疼痛難禁，以爲必要逃走，也就未理，那知白影，竟朝少女發話之處撲去，以因人隱石內，無

法攻入神氣，白影一顧左壁，怪人頭上，忽冒起一個赤身小人，滿身烟光，待要離頂飛出，那知白影神速異常，電也似急，飛撲回來，小人慌不迭，想退回去，已是無及，又是一聲慘號過處，怪人手舞足扎，尸橫就地，頭腦全空，當頂陷了一洞，才知先前，乃是假死，那白影明是制死他的對頭，是何妖物，如此利害，但又不朝自己進攻，是何原故，忽聽金石諸人，說笑之聲，隱隱傳來，不知那是洞中，玉豚通連，原一奇景，禁制一停，便能聽出老遠，以爲就要到達，本想見面再說，正急喊師父師伯快來，我在這裏，并想忍痛迎出，少女又在石中催促，說人相隔尚遠，未到你先痛倒，你在佛光之下，妖物不能傷害，二小也實奇痛難禁，加以胸前，似包有一塊堅冰，周身直冒涼氣，冷得亂抖，再一出聲急喊，越發不支，知他好意，忙即謝諾，如法施爲，果然一運玄功，便好得多，隔了一會，干凌二人，相繼尋來，二小已然入定，雲風到時，見千神蛛，已搶在頭裏，先有一貌相極美，年才十三四的，披髮赤足少女影子，慌慌張張，迎面衝出，往頂壁上飛去，一閃不見，千神蛛立由室中飛出，匆匆說了兩句話，便自追去，入門一看，二小正在佛光之下入定，料有原因，且喜愛徒無恙，便守在當地，跟着衆人來到，南海雙童，也收了石完尋來，二小不久回醒，呈上兩片玉壳，稟告前事，并請擅自服食之罪，金蟬道，這類仙緣，各有遇合，時機稍縱即逝，怎能怪你，凌易二人，均問石仙王，既然姓關，他的孫男女，怎會姓石，金蟬也是不解，衆人見南海雙童，甄氏弟兄，以目示意，方料他見多識廣，必是內有隱情，當着石完，不便出口，石完正在怪聲急喊姊姊，見狀插口道，師父定知我家的事，這個無妨，我是徒弟，不能知

道不說，石乃我祖母的姓，祖父昔年本是入贅在此，因感祖母恩義，所煉飛劍法寶，全是玉石精英煉成，不怕元磁真氣，故此由我爹起，全從母姓，其實我祖母便是石，話未說完，忽然住口，跟着面前人影一闪，現出先前逃走的，披髮赤足少女，伸出一雙纖手，將石完的口按住，嬌噴道，完弟，你還想說什麼，石完雖然天真口快，終是仙根仙骨，靈慧非常，自知失言，一面忙掙脫了手道，我是說，祖母是老太公的女兒，師父師伯，是自己人，有什妨害，衆人已是省悟，見他掩飾甚巧，故意不再理會，知那少女，便是乃姊石慧，未及問話，石完已拉着石慧，喜跳道，姊姊，你今天對我不好，你走，也不帶我，害我吃了許多苦，幸而祖父說的師父，我拜到了，我還替你，也尋了個女師父，還不快拜去，你是怎麼回來的，先想你也許怕妖怪，我說的不對，那是師伯，我不能罵他妖怪，師父說的，不然，就不要我了，可是，這裏好多師伯師叔，還有師兄，全是人修成的，就他不是，我當你逃到祖父那裏去呢，後一想，你我都不認路，也決不會狠心丟我不管，早猜你藏在牆壁裏面，連喊幾聲，不答應，我正氣昏，你到來了，衆人見他，面如墨綠，目有異光，炯炯射人，身又瘦小，形貌奇醜，出語十分天真，先說于神蛛妖怪，覺着說錯，拿話一描，說了一大套，結果仍是未離本位，正自好笑，石慧已埋怨道，你就是這等草包，慢點說，多好，東一句，西一句，一點頭緒都沒有，跟你也說不明白，快些放手，我拜見各位師長，你從旁一聽，就知道了，說罷，好似知道衆人，未必肯受他禮，上來拜師後，直向雲鳳身前，嬌喚一聲師父，雲鳳本坐在石墩之上，滿腹心事，本是無意收徒，況有好幾位師兄在場，未先開口，如何自尊，雖聽兩姊

弟口氣，女子祇己一人，料有此請，却不料動作這等快法，方欲起立推辭，雙膝已吃抱定，石慧也跪了下去，師父不收弟子無妨，家祖與師祖有交，今日諸位師伯叔，仙駕降臨，尊卑之禮，總不可廢，且容弟子，向各位師長，禮拜陳情，如以弟子薄植，不堪造就，弟子也決不敢妄自干瀆，暫受一禮如何，雲鳳本就覺出石慧，仙骨珊瑚，清麗絕倫，這一對面，見他一頭墨綠色的秀髮，披拂兩肩，雙瞳剪水，隱蘊精芒，穿着一身薄如蟬翼的，短袖道裝，玉膚如雪，隱約可見，臂腿俱都赤裸着一半在外，下面一雙蹀躞豐妍的白足，緊貼地上，越顯纖柔，容貌秀美，自不必說，最奇是通體瓊瑤瑤珠，宛如一塊無瑕美玉，融鑄而成的玉人，珠光寶氣，自然煥發，秀麗之中，更具一種，說不出的高貴清華之致，語聲清柔，聽去十分娛耳，詞色又極溫婉得體，由不得心中憐愛，便含笑伸手，想將他拉起，猛覺着手之處，溫潤柔滑，無與倫比，兩腿吃他箍定，却堅如精鋼，休想掙脫分毫，疑他有意賣弄，面上一紅，方想運用玄功解脫，石慧已是覺出，雙手一鬆，就勢拜倒，動作極快，雲鳳竟不及還禮，另一旁，沙米兩小，因感石仙王，神碑留字，指點之德，極願意收這師妹，却不敢向師求說，知道金石甌易諸人，平日對己憐愛，說笑隨便，恰又站在金石二人身側，先朝石生，悄聲低語，求告了兩句，又望金蟬求告，衆人早覺出石氏姊弟，仙根仙骨，秉賦心性，俱都極好，本就想要令雲鳳收來，再經沙米二小一求，全都贊許，阿童見金石二人，祇顧看石慧行禮求告，均未開口，忍不住，悄向金蟬說道，我是外人，不便向凌道友說情，這兩姊弟，如在貴派門下，成就定必遠大，諸位何不勸凌道友收下，異日有什責成，由我求二師兄，向堂教真

人關說如何，話未說完，石慧已捨了雲鳳，先朝金石阿童三人，盈盈下拜，金蟬原因此次，諸同門奉命下山，雖許收徒，便宜行事，但是去取之間，十分慎重，似此美質，早想成全，祇爲石仙王夫妻，性情古怪，他令愛孫，遠居古土，不令秦嶺隨侍，必有用意，否則，他和本門師長，多半知交，如投本門，上次開府時，帶兩小姊弟前去，一說即允，怎會延到今日，沙米兩小，又將他守了多年的玉實靈胎得去，因此還殺了他，一個晚親，惟恐冒失，惹出事來，欲等問明，再定允否，以免一時疏忽，日後回山受責，所以石易三人，想要開口，均被金蟬，暗中止住，令其暫緩，及聽阿童一說，知他屢世苦行清修，最得雙方師長愛重，自經枯竹老人指點以來，法力更高，有他本領，就有什事，也可無妨，不過事情還是問明的好，一面令衆受禮，笑道，你姊弟仙根深厚，願入本門，原是佳事，不過，今日起因，由於沙米二師姪，窮追妖婦而起，事前不知此是石老伯父故居仙府，不特破去神碑，取了玉寶，卜道友又傷了一位守洞令親，固然，此人忘恩叛師，罪不容誅，但是我們晚到一步，致他形神均滅，仙府景物，也有殘毀之處，令祖知道，是否見怪，你二人拜師，也未稟命而行，令祖是否允許，也是難料，我意你兩姊弟，暫住此間，由我先將外洞入口封禁，以防外邪侵犯，趁着日內，還有餘閒，我們先往秦嶺，負荆請示，問明之後再定如何，石完聞言，首先不願，方要開口，吃石慧暗使眼色止住，先向下餘諸人，從容一一行禮，然後退往室中心，拉了石完，重又向上跪稟道，家祖前以弟子等，生有異稟，完弟生性，尤爲頑固，本門又有五百五十年一次火劫，甚是利害，不在四九天劫以下，祖父母近年，便爲抵禦此劫，煞費心力，來日大

難，尚不可知，如將兩枚玉實得到，也可稍爲化解，無如定數不應爲家祖所有，並且玉實，僅能抵消一半災劫，事後仍須苦煉三百六十年，始能成道，祇有抵禦五行真火之寶宙光盤，與雪魂珠，可以免難，多年訪求，僅知雪魂珠，被峨眉派女弟子，鄧師伯得去，宙光盤仍無下落，一則，家祖生性剛強，不喜求人，二則，單有雪魂珠，雖能勉強保全，如無宙光盤爲助，那珠必有損耗，須經一二甲子苦煉，始能復原，家祖素不做損人利己之事，因此峨眉赴會，并未提到，家祖恐弟子等，機緣未到，投師不慎，誤入歧途，又以玉實重要，就弟子等，無此福緣，得主必與家祖和弟子等有關，當時幾經推算，祇知日期應在弟子等，出生四十九年以後，到一甲子爲止，峨眉開府，恰滿四十九年，故此不允帶去，日期不能算准，洞中不能離人，秦嶺隨侍，又有好些不便，特命留守在此，家祖每隔些年月，也來此查看，傳授本門獨有的飛劍法寶，上次來時，曾背完弟，指示機宜，說在峨眉開府會上，承老友南海玄龜殿，易太公以先天易術，詳推未來，得知弟子等，不久機緣遇合，到時拜師學道，可聽自便，並傳家祖，一種陣法，以備日後超劫之用，家祖特地便道來此，除照例查問功課外，告知前事，並令弟子等，留意神碑一破，玉實被人取走，便是離山出世之日，如遇持有宙光盤的，便是弟子師父，無論如何，必須拜在門下，弟子等先也不知師父，持有此寶，實不敢瞞，起初雖看出沙余二位師兄，是正教門下，心頗嚮往，又見他是得取玉實之人，越想親近，不料有個蜘蛛形妖物飛來，不問青紅皂白，見人就撲，凶猛殘酷，從來未見，因他不傷二位師兄，知是一路，弟子方始害怕心寒，又極氣忿，完弟已然見機先逃，弟子雖精石道，但門有

禁制，祇能藏身壁內，不能脫出，不多一會有一貌相奇醜的，矮胖子進來，口裏祇噓得一聲，妖物立即附上身去，這時，弟子已由壁內，勉強奮力通行，到離門附近，因穿山行石之術，比完弟略高，祇一出門，便可遁入石內，不致受那妖物侵害，立即乘機逃出門去，不料仍被警覺，追將出來，迎頭又遇見師父飛到，不知那位矮胖道長，并非那教，即便妖物惡毒，有諸位師長在場，也決不會加害，何況還有家祖淵源情面，祇一說明來歷，即可無事，一時胆小害怕，再見師父，法寶劍遁，無不神妙，恐被擒受辱，便往洞頂石內鑽去，此時頗爲負氣，本心逃往秦嶺，稟告家祖，先聽二位師兄呼喊，知道來人甚多，平日常聽表兄說，本門師長驕橫手辣，本來不信，因見妖物凶惡，未免生疑，恐又遇上敵人吃苦，一着急，使用家祖所賜，逃命靈符，破了一處禁制，逕由千尋山石內，穿行而出，未由現成甬路逃走，這樣走法，免却衝越沿途禁制，自快得多，出洞以後，忽想起秦嶺相隔甚遠，從未去過，并且完弟老實，以爲附壁能行，形跡雖不免顯露，但有家祖法力禁制防護，敵人無奈他何，禁法如被人解破，立可穿山而逃，其行更速，必守家祖之誡，不肯用那靈符，在逃較緩，想等他到後同逃，照家祖所說途向，趕往秦嶺，便在附近，停了下來，幸而爲等完弟，遲延了片刻，否則，弟子固是錯過機緣，還要吃虧，家祖也必與千道長師徒，成仇無疑，弟子先不知他，并非本門師長，法力又是那麼神奇詭異，等了一會，不見完弟逃出，心中憂疑，便去洞側窺探，人未入內，便聽完弟哭罵妖怪，分明被千道長擒住，想起妖物利害，又怕又急，知道進洞無用，也沒聽清下文，便自驚走，因想妖物，將人擒到，沒有傷害，必是敵人，見他年

幼，又知家祖之孫，有什顧忌，或是拷問洞中虛實，不會下手，決計趁此時機，趕往秦嶺求救，空中飛行，自比穿山迅速，剛想由石中飛出，忽聽石外，有人爭論，忙即止步，側耳一聽，才知那妖物，竟是千道長，歷劫三生的妻子，不知何故，變成了一個蜘蛛，永遠附在千道長身上，他那蜘蛛，利害非常，更精玄功變化，所到之處，祇把蛛絲，吐上一根，無論走出多遠，當時便可趕回原處，來時爲防佛光照體，禁受不住，恰巧先前追逐妖婦元神，在峽底留有一根蛛絲，正好就此建功，便捨了千道長，獨自當先，運用玄功，和他本身蛛絲，感應妙用，搶前飛來，所以先到了些時，聽千道長的口氣，似說他的師父，麻冠道人司太虛，與家祖本就有一隙，這次本欲見好各位師長，由此結交幾位，正教中的道友，還可爲異日求取毒龍丸的地步，怪那蜘蛛，如何又犯凶性，將家祖門人晚親殺死，連元神也都吞吃下去，又將弟子等驚走，家祖固是不肯干休，回山也必受師父重責，好好一件事，鬧得這樣，如何見人，蜘蛛却說，表兄是他前生夙仇，不爲他，怎會遭劫轉世，投生異類，不知何年，才得復體爲人，并且對方，已然看出他的來歷，知走不脫，假作中毒倒地，打算拚捨肉身，祇將元神保住，如被逃走，必去告知他的一個強敵大仇，合力報復，爲害極大，此時仇人，周身均有法力禁制，其堅如鋼，急切間，又無除他之法，祇得借着追撲弟子爲由，聲東擊西，欲擒先縱，果然他聽二位師兄呼喚師長，知勢不妙，以爲飛遁神速，既捨肉身，家祖神線，便制他不住，驚慌情急之下，自將元神出竅，才得成功，報了兩生大仇，殺的什人，并未看清，如何以此責難，并且仇人叛師反噬，罪不容誅，祇要事前，將弟子等困住，迫令降伏，不令

逃往秦嶺告訴，使家祖有先入之見，決可無事，又說弟子等，飛行決不如他神速，已然趕向前面，現在一個已被峨嵋諸友收服，祇剩一個，這方圓百里之內，俱暗伏羅網，祇一出洞，立時成擒，女娃兒不經嚇，有何可慮，干道長說，話雖如此，你祇將仇人困住，峨嵋諸友一到，報仇易如反掌，如何這等情急，他們人俱正直疾惡，又是新交，適才初會，已有見疑之意，這一露出馬脚，他不知我夫妻細底爲人，又不便就此明言經過，必當我們，凶殘無異妖邪，就不好意思反臉絕交，也必被其輕視，當心跡未明以前，何顏與之相見，弟子因那妖物，竟說人言，聲音極好聽，心中奇怪，又知完弟，被各位師長收服，干道長用心，祇是不令逃走，以防生事，並無見害之意，知無危害，便放了心，悄悄隱伏石門之內，往外一看，正趕那蜘蛛，因干道長，噴怪不休，自知理短，化成一個絕色美女，抱着干道長的頭頸，直說好話，要干道長回來，仍與諸位師長，一齊行道，隨往苗疆，掃滅赤身教妖邪，以爲日後求取壽龍丸之計，由他在外，守候弟子，他自有方法，使弟子就範，化敵爲友，勸令和完弟一齊，拜在峨嵋門下，豈不萬事皆休，干道長說他，祇顧吸食妖人元神，欲求早日復體，却不知結交峨嵋，所得比這個要強得多，你凶性未淨，我實無臉見人，執意不肯，蜘蛛央告不聽，好似情急暴怒，說干道薄情，我受盡艱危苦難，身爲異物，爲的是誰，既然這樣，我和你拚了，說罷，咬牙切齒，惡狠狠撲上身去，兩手剛化成蛛爪，忽又還原，抱緊干道長，哀哀哭訴起來，看去可憐已極，弟子如非眼見他，幻形變化，萬想不到，是調妖物所變，就這樣，仍覺他凝得可憐，干道長却始終沈着一張怪臉，固執不允，兩下正糾纏間，忽聽有

人，細聲細氣的喚道，你兩夫妻，不要鬧了，剛一出聲，蜘蛛立往千道長身上一合，當時隱去，端的快極，緊跟着，四外蛛絲，便亂箭也似射起，晃眼峽谷上空，連前後路，全被形如白氣織成的蛛網罩滿，不留空隙，同時，現出一個長才尺許的白衣小老頭，千道長認出那是前在成都辟邪村，爲苦行頭陀太師伯兵解的，表兄前師，陰陽叟的元神，立把漫空蛛網收去，陰陽叟隨說，他兵解以後，痛悔前非，元神仍回巫山，在神羊峯故居左近修煉，不久便有成就，對於表兄慘死，認爲惡貫滿盈，應有孽報，今日之事，他早先知，弟子之逃，無足爲慮，此時人便隱伏近側山石之內，乃弟石完，已拜南海雙童爲師，他祖父所尋雷光盤，便在來人中，一個姓凌的女子手內，一會，必要尋去，昔年孽徒惹事，違他教規，暗害蜘蛛，致與麻冠道長失和，好些愧對，故此特來指點，令千道長夫妻，同去附近洞中一談，必有以益等語，弟子見陰陽叟出現時，千道長表面禮敬，稱他老前輩，暗中戒備甚嚴，好似心中厭惡，自知不敵，虛與委蛇之狀，直到對方，由成都兵解起，詳說前因後果，方始面現喜色，蜘蛛也重現原形，用人語拜求，說他心身苦痛，已歷多年，一同拜謝指點之德，隨往左側走去，陰陽叟似不願人知他住處，將手一揮，一片烟雲，全都不見，弟子聽知究竟，本就消了疑慮，再聽說雷光盤，就在師父手中，完弟已然拜師，立時趕回，老遠便聽完弟相喚，本要拜見，因二位師兄，話未說完，不敢打岔，又停了一會才出叩見，現將經過稟明，休說家祖與各位祖師交厚，爲了弟子等稟賦有異常人早有此心，祇因機緣未到，各位師長，尙未奉命收徒，不便啓齒，今得拜在峨嵋門下，正合心願，而乃久聞老師祖長眉真人，昔年遺囑所說

的，紫清至寶，兩極奇珍，可爲家祖超劫免難的宙光盤，又有了下落，豈不喜上加喜，不特萬無不願之理，并且麻冠道長，昔年一段過節，也必因其棄邪歸正，與峨嵋兩輩師長交好，推愛釋嫌，至於弟子等，不曾稟告一節，一則，前奉家祖密令，一見宙光盤主人，便須拜他爲師，此舉正是奉命而行，二則，家祖現正閉關煉法，如往叩關求見，前功盡棄，既無性命之憂，自然不便前往，去了也必不見，如等開關，稟明拜師，至少尚須十年，表兄已死，弟子等年幼無知，家祖左道仇敵甚多，一旦侵入，受了暗算，豈不有負各位師長，愛護栽培之美，此洞雖是家祖父母故居，但是昔年家祖，以凡人入贅，洞中祇有許多甬道，并無房舍，初修道時，法力淺薄，胸中無什邱壑，牽意開建，既不美觀，又不合用，加以深入數百里，不見天日，好些均非修道人所宜，道還未成，便遷居秦嶺，實由於此，所重全在兩枚玉寶靈胎才命弟子等留守，屢說玉寶一去無須在此久居，祇等拜了仙師，立用所傳禁法，封洞而去，本欲棄置，縱多毀損，有何妨害，反正弟子，奉有家祖之命，如蒙各位師伯師兄，小禪師深恩，憐憫愚誠，勸師父不棄頑愚，恩允收錄，固是萬幸，如不獲允，弟子也必照家祖所說，不問險阻艱難，少時將洞府，如法封閉，上天入地，追隨師父，和各位師長，誓以精誠感格，博取師長恩憐，得列門牆，而後已了，仍帶靈奇石完，往峨嵋仙府飛去，飛行迅速，相去又不甚遠，沒有多時，便是達到，先去凝碧崖上面降落一看，絕壑沉冥，下臨無地，雲烟滃莽，深不可測，知道下有七層雲帶封禁，多高法力，不經允准，也難深入，便即跪拜通誠，求告各位師長，開雲賜見，一面稟知來意，祝告之說，并無回應，金石二人，依懇父師，最爲

情切，還想去往後山飛雷洞一試，忽見阿童，也在隨同跪拜，暗怪自己疏忽，方欲勸阻，暗擊中絲的一聲，飛上一道尺許長的金光，金蟬知有仙示，忙伸手一招，接了過去，到手化爲一封柬帖，乃大師兄諸葛警我所發，大意是說，金蟬等，此次下山，蒙小神僧相助，功績甚好，各位師長，日前談起，意頗嘉許，祇是掌教師尊，正在閉關煉法，所有奉命下山諸同門，不奉傳諭特許，不得託故回山，早有明訓，如何明知故犯，又屈小神僧，一同跪祝，今日各位師長，均在太元殿內煉法，恰是自己輪值凝碧崖，一聽衆人，傳聲祝告，立即收去，以爲驚動各位師長，或是衆人，候久無音，又去後洞瀆求，致遭責罰，忙寫此信相告，求見無辜，可速離去，至於收徒一節，靈奇既有大方真人之介，必能如願，此時內外隔絕，連這略開禁制，飛書相告，尙担責成，岳髮正在太元殿內，侍班輪值，如何可以出見，此子向道堅誠，根骨心性，俱都不惡，便自己也能代岳師弟作主，雖然未見師面，有金石諸人引來，望門行禮，也是一樣，岳師弟暫時還不能與之相見，可由金蟬，代傳本門心法，隨同行道，以待後命便了，掌教師尊，原許下山諸同門，在不背教規之下，便宜行事，石完拜師，更可允准，何況又是石仙王之孫，祇是三師弟阮徵，不久即要重返師門，見師以前，先與金石諸人會合，前路仍是艱危，所望小神僧，始終鼎力相助，一同行道，彼此有益，七矮會齊之後，幸勿離去，適才隨衆跪拜，不及阻止，又無法面致歉忱，甚是失禮，并祈鑒諒等語，衆人看完，俱頗忻慰，祇是仙府宮牆，咫尺蓬山，不克拜謁師顏，稍爲有點失望罷了，衆人反正無事，便取道金頂，往山下走去，石生笑道，仙府遠不去，我們將何往呢，易震道，凌師妹誤

殺雷起龍，惹下亂子，姑婆嶺離此甚近，他往應約，必還稍爲逗遛，我們尋去，助他一臂如何，石生笑道，和女同門一齊，有什意思，秦師姊又喜刻薄我們，何苦聽他們的閒話，凌師妹人好，同門患難，理無袖手，無如他那對頭，不是惡人，你沒聽鄧師姊說那一套，氣人的情理麼，雷起龍明是妖邪一源人物，就說改邪歸正，當時總與妖婦合流，暗算善良，咎由自取，何爲誤殺，祇爲本門師訓，重在與人以遷善之機，略跡原心，甯縱而枉，不尙傷殺，更忌牽連好人，與之爲敵，遇上這類事，便須委曲求全，設法善處，才有這些麻煩，否則，凌師妹固然稍爲疏忽，那雷起龍，也忒胆小心急了些，本他庸懦自誤，怪得誰來，我們去了，有力難施，徒生悶氣，鄧師姊何等高明，早有指點，而凌師妹，師徒四人，以及所投之處，也不是什真個好欺的，趕去作什，靈奇，石完，本山初來，仙府不能觀光，且教他們，略看本山景物也好，依我之見，金蟬道，海底到并不是，詳情我也不得而知，因鄧師姊原說，事情不宜預洩，知我口快，必要告知大家，略提半句，便不肯往下說了，衆人自是忻慰，走着走着，石生笑問石完道，干師伯嫌你罵人，給你身上，繫這一圈白影，此時淡了許多，如換常人，直看不出影迹，可還有什痛癢感覺麼，石完答道，那蛛絲，真個利害，弟子原有一點異稟，骨肉堅頑，與常人不同，除却西方太乙精金，所煉前古仙兵，難傷分毫，軟的東西，更是無奈何我，家祖父所煉五行神線，均綁我不住，竟會吃他，勒得深嵌入骨，周身火熱，又疼又癢，可是師父，不許我罵妖怪，剛一住口，便和沒事人一樣，他人却不在身側，至今感覺毫無，祇多了一道灰白影子，怎麼用力，和飛劍去斬，也弄他掉，阿童笑說，可要我來

代你，將這蛛絲去掉，石完自是願意，金蟬攔道，以我觀查千道友人甚正直，不知因何孽累，才與朱道友，生死糾纏，他那道術，別具神妙，留此蛛絲，必有用意，否則，此係朱道友內丹所化，怎肯捨去，費了可惜，反正無關痛癢，暫且由他，等將來見面，自行收回吧，衆人邊說邊走，已由後山，繞到歌鳳溪橋之上，石完從小生於巫山峽谷，地底石洞之內，初次出門，先隨衆人，空中飛行，見大地山河，均在足下憑虛御風，電射星馳，已覺壯快無倫，一到峨眉，雖然仙府美景，無由窺見，但是山景靈秀，比起故居峽谷外面，榛莽載途，景物荒寒，迥乎不同，尤其歌鳳橋下，那百丈寒泉，自上流發源之所，沿着山澗，如挾風雨而來，巨浪洪濤，洒雪噴珠，水烟溼濛，宛如大片冰紈霧縠，裹住一條玉龍，奔馳飛舞，雄快無倫，再由寶掌峯左轉，經過大峨山，正心橋，袁店子，馬鞍山，到木涼傘，看那陰靈一二畝的古楠樹，枝柯虬盤，綠蔭如幕，覺着移步換形，各有各的妙處，益發喊好不置，易震笑道，騷子，我們不過因此山，乃本門發祥之地，你和靈師姪，均是初來，特意領同一遊，這算得什麼，凝碧仙府，固是美景無邊，便那紫雲宮，深居海底，珠宮貝闕，到處瓊樓玉宇，瑤草奇花，神妙甬通，長達千里，可以隨意移動升降，壯麗宏富，氣象萬千，更是亘古未有之奇，令人夢想不到，你看了，還不知如何喜歡呢，石完喜道，那紫雲宮，我聽祖父說過，果然真好，幾時能去玩上一趟，多麼快活呢，石生笑道，這有何難，那是你幾位師伯的仙府，早晚帶你去，住上幾日便了，石完一面喜謝，不住盤問紫雲宮的景物途向，如何走法，石生喜他天真，有問必答，一路說笑，不覺到了華嚴壩，當地離山下，祇十餘里，沿途香客遊

人甚多，竟一行九人，到有八個幼童，內中還夾着一個小沙彌，金石二人，美如金童，石完與南海雙童，貌相又甚醜怪，都覺岔眼，未免互相指說，金石諸人，不耐煩囂，正商議繞往無人之處起飛，金蟬忽想起，秦紫玲之母，天狐寶相夫人，自從東海脫劫，便奉了仙札，來此隱修，事前曾來凝碧仙府，相聚三日，人極謙和，別前，還曾託自己，和一千同門，遇事照看他母女，聞他所居解脫庵莠崖洞，直通本山金頂，外有本門禁制，雖然不能入內，但聽玉清大師說，他精於玄功變化，左近十里，不在禁令之內，仍可化形出遊，不過他修煉極勤，爲人謹細，每日勤於修爲，以前仇人又多，無事不輕易走出，乃女寒蓐之事，必所關心，何不就便一踐前約，告以二女近况，便和衆人說了，一同走去，赤身峭這夥妖邪，還有一二月數限，我們反正無事，索性步行下山，閒遊到解脫坡側，無人之處，再行起身，飛出不遠，離開附近兩處府縣，便即降落，專擇那窮鄉僻壤，或是深山大谷，往去苗疆的路上，遊行過去，看有什事可做無有，就便傳授靈石二人，本門心法，小神僧，和諸位師兄弟，以爲如何，阿童下山時，曾奉師命，深入民間，伺便積修功德，因和衆人一路，不便獨行，對於師命，素來謹畏，時刻在念，聞言首先贊妙，易鼎笑道，我們下山這久，終日飛馳，連個落腳之處，還沒有呢，也許此行，能夠無心遇上，就好了，金蟬道，我自下山，參詳仙示，我們洞府，似在雲貴一帶，先在雲貴苦尋，均無當意之處，仙示又均隱語，不曾明言，後又遍尋宇內名山，那無主之地，休說似凝碧，紫雲，那等壯闊宏麗，連李師妹所說的幻波池，都相差天淵，是好地方，全爲女同門佔去，石易三位師弟，首先不服，再三和我說，決意要尋一處好

所在，那怕景物荒寒呢，祇要地方靈秀奇古，形勢壯闊，能供我們佈置興建就行，始終不曾找到，跟着，由碧雲塘，與紅髮老祖門法起，忙到如今，沒有開過，我已打着隨遇而安的主意，不再與女同門爭勝了，昨遇鄧師姊，承他盛情，傳聲指示，才知玉清大師，所說洞府，應在雲貴苗疆之言，也是露頭藏尾，實則，我們洞府，並不是在苗疆，祇不過由那裏發端而已，至於地方之好，景物之妙，竟是迥絕千古，從來未有之奇，事有定數，此事忙他作什，石甄易諸人，開府以後，雖然法力大進，童心多半未退，又均好勝，平日最關心的便是所居洞府，聞言大喜，紛紛追問，人間怎有這好所在，莫非和紫雲宮一樣，也是深居海底麼，寶相夫人，所居崖洞，原在解脫庵舊址後面暗壑之內，地勢極爲隱秘，衆人行抵坡前，因解脫庵，自從庵主，廣慧大師，圓寂不久，庵中忽然失火，已經成了一片荒地，金蟬前在峨嵋時，曾和女神童，朱文和三英中的余英男，來過兩次，這時見舊址旁邊不遠，又建了一座小廟，看去落成不久，甚是整潔，地勢比前，還要幽靜，四外竹林環繞，外人不走近前，決看不出內有庵宇，庵名也叫解脫，所選地勢，尤爲奇怪，庵門面壑而開，正對寶相夫人所居崖洞之上，山下磊砂，甚是難行，前面竹林一角，雖隱有一個小門，但似封閉已久，不像日常有人出入神氣，因是必由之路，衆人信步前行，并未留意，繞到庵前，金蟬忽然覺出庵門，開得奇怪，暗忖當初庵中，還住有一個，晚年改善歸佛，曾隨廣慧大師出家的，西川路上，著名女盜，鐵抓無敵唐家婆，曾對自己說，他要在庵中老死，決不離開，也許火焚以後，將庵移建在此，他和寶相夫人，決無淵源，怎會捨了他恩主廣慧大師藏骨之地，移居在這等隱僻所

在，其中必有原因，便令衆人止步，正說前事，斷定庵中主人，必非庸俗僧尼，意欲查探明了來歷細底，再作計較，免被窺破行藏，將寶相夫人蹤跡，洩露出去，石生偶往壑底探頭，瞥見一個白髮如銀的老佛婆，肩挑兩大桶水，由前面危崖腰上，飛駛而來，那暗壑兩邊危崖交處，多半壁立如削，并無道路，祇庵這面，半崖腰上，斷斷續續，突出了一條天然石徑，寬的地方，得有三三尺，仄處僅得尺許，高低錯落，中斷之處甚多，老佛婆年紀，至少也有七旬以上，水桶圓徑甚大，少說也有二百斤重量，老佛婆用外肩，挑着這大兩桶水，石徑又多外斜，走起來，如在平地疾馳，遇到險仄中斷之處，竟用左手，託着扁担，往外一伸，飛躍過去，一點也不吃力，石生出世不久，人最天真，日常飛行，乍看并未覺異，方喚蟬哥哥，那老婆子，年老挑水，走這險路，我來幫他一幫，話未說完，衆人也都看見，金蟬認出來人，正是鐵抓無敵唐家婆，知他雖然不精飛劍法術，本身武功絕倫，又隨廣慧大師十餘年，多少總得一點傳授，忙說無須，我認得此人，等他近前，我有話問，說時，唐家婆已有上下壁立，相隔丈許的，危崖石徑，手擎扁担，飛身躍上，滿滿兩大桶水，一點也未洒落，衆人多半童心，石易四人，忍不住齊聲誇好，唐家婆本是滿臉愁苦容色，看着腳底山徑急馳，這一縱上，聞人誇好，將水桶放落，一抬頭，見身旁立定九人，定睛一看，正與金蟬對面，不禁吃了一驚，忙朝金蟬，將手一擺，一言不發，也未容問話，匆匆挑了水桶，往庵中走去，別人還不知樣，石完氣道，老婆子慢走，我師伯有話問呢，隨說，便要飛身縱起，向前攔阻，金蟬心細，見唐家婆，搖手示意，料有原因，忙一伸手，將他攔住，低喝師姪且慢，唐家婆聞

聲回看了衆人一眼，一手扶担，一手向後連擺，如飛往庵中趕進，金蟬一面令衆暫退，正待命南海雙童，隱身入探，剛到門前，唐家婆已慌慌張張，由內跑出，見了金蟬，把手一招，將衆人引往庵後，竹林深處，悄聲問道，你不是那年，爲尋余英男，同那騎雕姑娘飛來的齊公子麼，金蟬答道，正是，你怎把庵建在此地，又那麼慌張害怕，莫非庵中，有什原故麼，唐家婆道，此事說來話長，我知公子，不是常人，但未必是庵中人的對手，此時也無暇多說，我前聽恩主廣慧大師說，余英男應拜在峨眉派門下，照他所說，此時當已入門，公子與他好友李英瓊相識，也許知他近況，如蒙見告，實是感謝，石生接口道，你不要小看我們，你說那朱英男，乃我師妹，這位便是峨眉掌教，妙一真人之子，除這位小神僧外，我們均是峨眉門下，多利害的對頭，也不怕，但說無妨，唐家婆前與金蟬相見，祇知姓齊，是英瓊好友，不知來歷，加以本身法力有限，正邪各派，源流威力，多由耳聞，無多見識，庵中所住對頭，法力高強，飛行絕跡，神通變化，均經目覩，對於這一行九人，祇憑久闖江湖的目力，覺出對方，形貌衣著，言語動作，不似常人，但都年輕，就有法力，也不是庵中人的對手，惟恐其誤觸危機，又不聽，輕於交談，一面揮手示意令退，急奔庵中查看，見對頭神遊未歸，才略放心趕出，將來人引往僻處，本意祇問明了余英男的下落，便勸衆人，速離危境，不料來人，俱是聞名多年的，峨嵋門下，姓齊的并還是妙一真人之子，當時喜出望外，連忙拜伏在地，說道，我老婆子，有眼無珠，不識真人，還望恕罪，救我一救，金石二人，連忙扶起，問道，唐家婆，我們知你，曾隨廣慧大師，苦修多年，是個好人，便是昔年，身在綠

林，也祇以暴制暴，所殺皆是囚徒強寇，對於尋常商旅，並不輕犯，沒有犯什大惡，如今暮年懺修，受人欺凌，你說還有英男師妹的淵源，便是萍水相逢，也無袖手旁觀之理，你祇把事情說出來，定必助你除害便了，唐家婆嘆道，多謝諸位上仙高義，反正今日，事必洩漏，有他無我，此地也非談話之所，乘着對頭，神遊未歸，請隨我到舊居地穴，再作長談吧，隨領二人，往外走去，衆人到後一看，那地方就在解脫坡上，前庵址的後面，山崖之下，順着崖坡，走到臨澗下面，有一石窟，外面草樹雜沓，甚是蕪穢，窟中尤其陰暗逼仄，高祇及人，唐家婆先向衆人告罪，說敵人機警利害，話說甚長，此窟原是當年廣慧大師所闢，內有仙法，禁制封閉，外觀蕪穢，祇走完一條甬路，便到達了，對頭自把前庵火焚，移建新址以後，祇這條可通金頂的石窟，沒被發覺，爲恐被他看破，每日服侍他，也無閒暇，已有一年，未來此地等語，說時，已將甬道走完，末了一段，洞逕更仄更低，不能並肩而過，七矮石完還好，靈奇身材較高，便須低首俯身，才可通行，盡頭處，土石夾雜，並無門戶出路，石完年幼天真，性急喜事，上來便緊在唐家婆的身後，穿山行石，又有專長，一見無路，知道路未走完，祇當年久，石土崩倒，將路填塞，又以爲領路老婆子是個凡人，無什法力，意欲當先開路，在師長前討好，人本瘦小，乘着唐家婆立定，側顧衆人，想要開口之際，口說這等走法，多氣悶人，弟子向前開路去，隨說，雙足一頓，往前竄去，金蟬一把未抓住，一道墨綠色的精光，已向前面石土夾雜的洞壁上穿入，唐家婆見狀大驚，忽喊去不得，那禁制一引發，我便不易收住，受傷怎好，南海雙童，心疼愛徒，甄兌更甚，又是魚貫而行，人在後

面，沒有看清，前聽余英男說過，廣慧大師，法力甚高，他那禁制，定必利害，瞥見墨綠光華到處，紅白二色的光華，化爲朵朵蓮花，電掣忽飛，爲恐愛徒吃虧，前面又被衆人擋住，一着急，便用專長土遁，逕由洞頂穿入，往前趕去，甄長惟恐有失，忙把鬼母朱櫻所贈碧燐衝取出，以作戒備，跟蹤進入，同時，金蟬聞得石完喜笑之聲，又由光華電閃中，看出石完，祇在光層裏面，擋了一擋，便自衝光而入，知無妨礙，話未問明，不知細底，又聽說此窟，可通金頂，廣慧大師，昔年闢此一路，必有原因，恐與寶相夫人有關，不願將那禁制破去，忙卽回身阻止，師徒三人，已先後穿山飛入，祇把將要發動的，石易三人阻住，這時相隔盡頭洞壁，不過丈許，唐家婆知壁厚兩三丈，可以上下移動，原是活的，常入到此，越往前發掘越堅，不過力竭而止，一用法寶飛劍衝入，禁制立生妙用，來人再與同入，不死必傷，那光層，宛如千百層神鋒，電轉颺飛，稍差一點的，飛劍法寶，當之立成粉碎，爲恐來人受傷，不料竟被衝入，想起對頭，未必有此本領，不禁驚喜交集，大出意外，呆立當地，做聲不得，金蟬喚住衆人以後，便對他道，此間禁制埋伏，雖被我石師姪衝入，尙未破去，廣慧大師所留，我此時尙不願將他破去，還是由你，自行撤禁，如有爲難，我們助你便了，唐家婆道，大師禁制神奇，先期如不將那埋伏引發，祇照所傳收禁之法，略一施爲，便可撤去，現在門戶，如今禁制發動威力，雖也能收，便費手脚，耽延時刻，我那對頭，在我挑水時，入定神游，萬一醒轉尋來，他有好些利害法寶，邪法甚高，諸位上仙，必須準備，不可大意呢，金蟬道，這個無妨，你收法罷，隨請阿童斷後，靈奇石生爲輔，自在前面，相機協助，那禁法果

然有好幾層，收止甚難，唐家婆本身，又無什法力，祇憑貼身密藏的，一面法牌，和唐慧大師，昔年所傳符印口訣，收有頓飯光景，還未完事，易氏兄弟，久候不耐，意欲取出九天十地辟魔神梭，由地底開路穿入，金蟬也覺南海雙童師徒，入內已久，怎無回音，心中奇怪，問知唐家婆，七層禁制已去其五，一面囑付二易具慢，方欲傳聲相詢，忽見石完，在最末一層紅光後，現身喜喚道，二位師父，命弟子來請諸位師伯師叔，小神僧，和靈師兄，寶相夫人也在裏面，這禁法，先不要破，如不能撤退，可用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另外穿山入內，越快越好，金蟬聞言大喜，方欲命二易準備，前面紅光閃處，眼前一暗，末層禁制，已被唐家婆止住，依舊還了原來洞壁，祇是壁上，穿了一洞，正在唐家婆主持之下，向上移去，門戶立現，衆人隨即趕入，裏面原是峨嵋山腹中裂之處，洞逕灣曲，形如峽谷，祇是高低廣狹大小不等，還有兩三條歧逕，因經過前人力力修治，入口一段甚是整潔，由左側歧路，轉折上升十餘丈，方到廣慧大師，昔年苦心開建，未等應用，便即坐化的大石窟，那窟約有二三十丈方圓，上下四壁，到處石鐘乳森列，先是南海雙童，爲恐愛徒有失，穿山飛入，等越過禁地一看，石完已然脫困，不知去向，洞逕本來不透天光，會憑劍光照路，飛前不遠，看見面前道路，有兩三條，方欲分途尋找，忽聽石完，與人說話之聲，隱隱傳來，二人尋聲追跡，飛入石窟之內，見內中鐘乳甚多，不願毀損美景，正待繞飛前進，忽聽一少女笑道，果是峨眉道友駕臨，我乃紫玲寒蓼之母秦瑚，不是外人，小道友快請停手吧，話還未畢，全洞窟立時大放光明，那些石鐘乳，本在暗中閃耀，先被劍光映照，已覺奇麗，全洞一亮，祇見到處

琪樹瓊林，宛如冰花世界，五光十色，璀璨奪目，尤其正當中，自頂下垂的一大片，高達二三十丈，寬也十餘丈，直似一片懸有萬千繆絡流蘇的，天花寶幔，光怪陸離，流霞煥彩，莊嚴偉大，氣象萬千，耀眼生輝，不可逼視，這五色品燦之下，有一五色水晶寶座，上面盤膝坐定一個，美如天人的，道裝白衣少女，在一幢銀霞，籠罩之下，含笑發話，緩緩起立，石完手指一道墨綠色的品光，尙在銀光之外，飛舞擊刺，不曾收去，南海雙童，雖未見過天狐寶相夫人，但聽衆同門說過，一聽自稱紫玲寒尊之母，此來正爲尋他，好生忻喜，忙喝徒兒住手，石完也將飛劍收去，一同上前拜見，寶相夫人，甚是謙和，不肯受禮，後來甄良說，紫玲，寒尊，同門師姊，夫人乃是伯母，如何不肯受拜，夫人仍是下位答拜，祇受了石完一禮，問起石完，怎得尋到，原來寶相夫人，東海脫難以後，妙一真人，賜了一封柬帖，令往解脫庵舊址，崖洞中潛修，并說山腹有路，可達後山金頂，到後開看，照仙修煉，三次峨眉鬥劍，方許出世，（事詳蜀山劍俠十二集）夫人先往凝碧仙府，與紫寒二女，及一班小同門，聚了三日，便即依言尋到那座崖，開山入內，打開仙示一看，才知往金頂的山腹通路，祇被廣慧大師，昔年開通了一小半，下餘多半，因連經千百年，地震山崩，山腹形勢已變，并且開頭一段，是在對崖，已爲廣慧大師堵塞，中隔深壑，必須由地底，斜穿過去，然後折行向上，將千年前，原有的山腹縫竅，設法開通，越過對崖石窟中，廣慧大師所設禁層，再往前進，事雖艱苦，祇一通到金頂下面，金窟之內，那裏藏有連山大師，昔年封存祕藏的，一部專供異類旁門中人成道的丹籙，和一部連山靈符，兩粒靈丹，一封柬帖，金窟厚祇一丈，

但比精鋼還堅，外面更有仙法禁制，本來天仙，也難攻破，所幸前因早定，到時禁制早已失效，寶相夫人，又是元神煉成，精於玄功變化，稍有小孔，即可穿入，到後，可用純陽真火，攻破金壁入內取出，不久即是峨眉三次鬥劍，經此一役，連他和轉劫丈夫秦漁，均可同登仙業，但是未完使命以前，不許離開解脫坡一帶，除本人弟子外，不許與外人相見接談，如遇對頭糾纏，到時自有化解，洞外并有仙法禁制，決可無害等語，拜讀之後，驚喜交集，知道事難責重，關係己身，與丈夫成敗，累劫餘生，越發警惕，奉命惟謹，對崖洞窟，深居壑底，污穢陰濕，連蛇獸也不肯住的所在，居然甘之如飴，每日兢兢業業，一面勤修，一面按照仙示，搜尋原路，向前開去，寶相夫人，法力甚高，穿山本非所難，無如仙示令開原路，不敢以己意另開，原有路逕，本極曲折迴環，又經前人行法，堵塞封閉，搜索甚難，結局終以虔心毅力勝戰，於一年多光陰中備歷艱苦，尋到對崖山腹峽縫，移居在那滿生鐘乳的，石窟廣洞之中，每日用功，照舊向前開進，爲堅自己心意，隔上幾天，必去對崖污濕不堪的舊居，入定些時，雖然前途石質愈堅，路也愈難尋覓，心志并不少懈，這日石完尋到，因是天生異稟，目光如電，尤其石中視物，能看出老遠一段，才一進門，便瞥見隔着大片鐘乳林後，品屏下面，暗影中，坐着一個白衣少女，雙方從未見過，祇知寶相夫人，住在對崖，不在此地，如係平日，也不會動手，祇爲石完性暴好勝，先爲禁制神光所阻，幾乎被困，又聽唐家婆，近有對頭強佔解脫庵，邪法甚強，廣慧大師，已然坐化，古洞山腹之內，怎會有人潛伏，再見寶相夫人，貌相極美，想起以前表兄所交往的妖邪，全都長得又白又美，未免心中生疑，立

卽飛身上前，開口便喝問，你這女子，怎坐在這黑洞之中，是好人，是妖邪，快說出來，如是妖邪，休想活命，寶相夫人，偏守着仙示，除却本門弟子，不許與外人交談之誠，匆匆不知來歷，又見來人，出語天真，看他年幼，竟能衝破禁制而入，近數日來，本有對頭糾纏未理，來人劍光，又從未見過，疑是對頭識破機密，命人來此窺探，也是驚疑，存有戒心，便把護身銀霞，先行放起，石完本在躍躍欲試，立用飛劍前攻，寶相夫人，見他劍光，正而不邪，一面發出一道白光，想將對方擒住再說，那知石完，家傳飛劍，甚是神奇，方想另用仙法取勝，敵情突兀，不知虛實，正自愁急，還是石完，先開口喝道，你這女子怎不開口，我看你劍光，不帶邪氣，我師父是峨眉七矮，現在外面，快隨我去見師父，免我生氣，將你殺死，我師父不許傷害不知來歷的人，你叫什麼名字，寶相夫人忙答，你師父叫什麼名字，石完答道，我師父南海雙童，姓甄，兩個師父，和我一樣，都會穿山行石，我是秦嶺石仙王的孫子，你知道麼，寶相夫人早已隱修，不曾見過南海雙童，又未聽說七矮之稱，拿不定真假，未免猜疑，又以寶相夫人，乃昔年道號，超劫以後，便不自稱，便令石完收劍去喚，石完恐其逃走，偏又不肯離開，非令押了同往不可，寶相夫人笑答，隨去無妨，但你飛劍不是峨眉家數，我也不甚信你，問你兩人，你知道麼，心有顧忌，始終沒有提起紫荃寒萼，是他女兒，以爲齊靈雲，與李英瓊，一是峨眉女弟子之長，一是三英之秀，來人如是峨眉第三代弟子，當無不知之理，不料石完，剛剛出門拜師，除見過師長外，全不相識，寶相夫人母女之事，來時雖聽七矮談起，對方偏又未提，於是一問三不知，鬥也越急，正自邊打邊說，甄氏

兄弟，恰也趕到，認出果是峨眉門下，心中大喜，雙方停手相見，略談了幾句，便請甄氏弟兄，速命石完，去請金石諸人入內，入口禁制，不要破去，甄兌隨命石完，依言行事，將外面金石諸人請進，互相謙禮，相見之後，問知寶相夫人，年來道力精進，穿通金頂金室一節，也在仙示所限日程以內，多前進了一二百丈遠深，半年以前，祇在地窟中，加功下苦，雖然往來兩洞之間，從未往對崖洞外，涉足探頭，這日坐功完畢，想起多日未往對崖洞窟，心中一動，意欲趕往對崖查看，剛一到達，便聽崖外，有一女子叩壁低喚秦道友，你青年老友雲九姑，爲我兄弟雲翼之事，冒着險艱，萬里遠來，已然來此數月，因此崖設有上清禁制，費盡心思，才得探查出點細底，我知道友，超劫重修，大道將成，本不應在此時相擾，無如事太危急，不到一年，便臨危境，非你不能解救，想起昔年負罪，雖有愧對之處，你我以前，終是至交姊妹，現已事過境遷，你已因禍得福，當已不再念前惡，并且此事，無須勞動道友，祇請見面，略談幾句，如蒙俯允，便可脫我姊弟於危了，寶相夫人一聽，來人竟是海南島五指山散仙，黎人雲翼之姊，雲九姑，以前雙方，本是至交，後因極樂真人李靜虛的大弟子秦漁，被自己用邪法誘往紫荇谷，結爲夫婦，數年內，連生二女，自己也由此改邪歸正，但丈夫已犯色戒，不能重返師門，這日方自悔恨，商計同往請罪，真人忽在谷中現身，說二人雖是夙孽，不可避免，但秦漁戒體已毀，不得再入本門，可在谷中，修煉十年，期滿，一去真人洞前，兵解轉世，一去東海三仙玄真子所設風雷洞中，入定勤修，以待他年，應劫重修，以至今日，想起自己和丈夫，本是幾世糾結的情侶，恩愛至深，初次相遇的，看出他所習乃玄

門正宗，來歷甚大，雖然愛極情深，心中仍存戒慎，先祇打算行法迷戀，不令離開，日久生出情愫，再與言明，就此洗心革面，合籍雙修，同登仙業，實不願毀他元真，行那損人利己之事，祇爲事前，此女也同在場，見丈夫仙骨仙根，丰神玉秀，動了情欲，不好意思當時明奪，暗欲染指，一面助自己，將人誘迫入谷，一面暗施他獨擅的邪法，連自己也因一時疏忽，中了算計，不能自制，此女隨即故意別去，等到夫妻好合，樂極情濃，雙方同失真元，此女突然趕回，變生不測，又是深交，本來極易受制，幸是修煉功力尙深，失陰以後，覺着誤人誤己，心中悔恨，素日機警，一見此女，突然回轉，心中一動，立即警覺，不問來意善惡，先自暗中戒備，此女也負愧遁去，事已無可補救，每想自己，幸得死裏逃生，轉禍爲福，丈夫訣別多年，更無音信，便自悲悔，雖然事過境遷，對於此女，心終不無介介，見他反來叩關求見，自非所願，何況奉有仙示預戒，如何敢違，知道此女神通不小，再不應聲，不是用他黎母教中，隔水照形之法，查見蹤跡，便以法力，強攻洞壁，全崖設有隱形禁制，雖然不怕，到底難纏，聽所說口氣，尙未真個查見自己，正好先行下手，便將禁法，暗中發動，隱去真形，回到此間，此女查不見人的蹤跡，便以法寶攻山，不料法寶無功，幾吃大虧，越斷定人隱在內，眼看時機緊迫，一般同道法力比他還差，以爲平生至好祇此一人，雖然前嫌未消，照着對方以往熱腸對友，祇能相見，略爲認過負荆，即可修好求助，於是求見之心愈急，也不是不知讖帽的威力，終想本身雖是旁門，平日無什大惡，此來祇爲求見故交，未存敵對，又知諸長老閉關門人，多已奉命下山，祇管仙府密邇，依然用盡心力，想將洞壁攻穿，迫令

出見，此女本來極有心計，初來試出禁制神妙，地域廣大，山壁堅厚，兩面崖壁，均有禁制，拿不定人在何方，此時算計時限，還有一年多，爲恐被人發覺，到不數日，便強迫唐家婆，將原庵火化重建，以便早夜無人之際，暗用水磨功夫查訪，因祇初來，略試卽止，寶相夫人恰在新移石窟之內勤修，雲九姑又是謀定復動，隔了數日，窺查出了一點線索，才行下手，所以事前，并不知道，連日定中，默運玄功查看，得知此女，雖然力絀計窮，心終不死，每到夜靜，便往對崖攻山，叩壁求告，日裏入定神遊，到處向人求借攻山法寶，前夜哀求不應，忽以惡言恫嚇，說他姊弟，不久大難將臨，非借元丹寶珠一用，或代向峨嵋教祖求恩，不能解免，以前雖有愧對良友之處，但是此舉，已令對方轉禍爲福，務請顧念前好，恕過相見，助他脫難，再加視同陌路，他弟雲翼因和女仙苗楚芳的門人楊厚有交，日前劫後重逢，蒙允將昔年紅花鬼母朱櫻所遺七寶中的碧靈斧，和當年準備抵禦幻波池聖姑伽因所煉乾天一元霹靂子的，陰燐神火珠借他，那便豁出樹下強敵，同歸於盡，用此二寶，將解脫坡方圓三十里內毀滅等語，寶相夫人雖祇開府時，奉命誅戮妖人，離洞一次，以後不曾外出，紫玲，寒萼，司徒平，三人下山時，曾來隔崖話別，詳談開府盛況，與羣邪擾鬧經過，得知苗楚芳，正是鬼母朱櫻轉世，不特師徒四人，早已改邪歸正，并還在處置叛徒何煥時，將七寶中的碧燐衝，交由嵩山二老，轉贈妙一真人，嚮往本門甚切，楊厚縱與雲翼交好，別的尙可，決不會將師門至寶借他，來此侵擾，聞言仍未答理，雲九姑好說歹說，俱都無用，忿忿而去，一連多日，沒有動靜，寶相夫人一心謹畏，守定仙示，不敢出探，再運玄功推算，對方好似有了防

備，祇知元神出遊甚勤，行止不定，別的全算不出，雖料此女，不知後洞石窟，祇向對崖下手，無異背道而馳，未足爲慮，但是廣慧師太原有石窟通路，所設禁制，却未必阻得他住，可惜當初，不知細底，用本門靈符禁制時，不曾細查，留此漏洞，如被發覺，却是討厭，憑本身法力，雖不致敗，畢竟多年不見，深淺難知，想起也頗犯愁，適才定中警覺，洞中禁制變動，爲防萬一，剛剛行法戒備，意欲在敵人破禁以攻，設伏相待，來人已然穿山越禁而入，不料竟是一家等情，衆人正說之間，阿童靈奇等見原有禁制，復原以後，并無異狀，不耐久候，相繼隨入，寶相夫人知阿童行輩較高，經衆鼓見，立即下拜，阿童還禮不迭，金蟬便問此事，如何處置，寶相夫人道，我祇守定本門師長之命，不與外人交往接談，別均非所知，不過此女以前，除却性情倔強外，委實無大惡，分手後，爲人如何，却未聽說，他要我出山相助，自是不可，我意仙府密邇，竟敢在此久留，纏繞不休，想必還有幾分自信，我知這位道友，法力甚高，莫如尋上門去，告以我奉師命清修，不能見人，并非懷什仇怨，糾纏無用，最好另請高明，否則，彼此不便，能聽好言，遣走最妙，他如反臉出手，自非諸位道友之敵，祇請不要傷他好了，石生因聽唐家婆，先說受虐之事，見時那等驚惶，轉詢經過，寶相夫人道，此女性剛，必是初來強人所難，唐道友故主恩深，先存仇視，被他看破，由此以法力強制，迫令服役，他又未斷煙火，唐道友日常服苦，自然不免怨憤憂疑，如真惡人，早沒命了，唐家婆聞言，回憶對方初來，本是好言相商，嗣因利誘不從，始被制住，中間兩次行刺，均吃警覺，也祇當時受點辱罵，迫令服苦，事後氣消，并加寬慰，還給了兩次靈藥珍菓，

自允日後修復原庵，不過故主恩深，又看出他是旁門左道，行事詭秘，法力利害，心存疑念，以爲幣重言甘，必有詭謀，悲憤愁慮，日甚一日，雲九姑見怎麼也買不動，近日爲防壞事，方始變臉，將元神下了禁制，如照以前，并無苛待，現聽出他此來，實爲尋人，并無他意，也就不再懷忿，便把前後相待情景，照實說出，金石諸人，聽出寶相夫人，仍念故交，意在保全，此女既無惡跡，也就消了敵意，方自商談，如何迫令就範，阿童笑道，我們立意，原是許人爲善自新，聽秦道友所說，此女祇能歸正清修，所求之事，關他成敗，如若可行，我們日內，反正無事，便大家助他一臂，成全兩個修道人，不也好麼，甄良方說，此女我不知道，那黎人雲翼，曾受妖婦許飛娘蠱惑，勾引袁化師姪爲惡，恐非善類，忽聽寶相夫人笑道，諸位道友，既肯加恩，人已在此，不消去了，話未說完，唐家婆忽似吃了一驚，轉瞬復原，跟着佛光一閃唐家婆身上，發出另一女子口音求告道，諸位道友，請勿生疑，容我分說完後，如有不合，再聽憑諸位處置如何，原來阿童，人雖隨衆走進，因先受有金蟬之託，始終仍運玄功戒備，祇沒想到來人，會附在唐家婆身上，隨同混進，後聽寶相夫人一說，來人恰又想現身出見，阿童心靈忽起警兆，匆促間，當時來了敵人，忙將佛光放起，來人元神，立被制住，隱現不得，寶相夫人已先發覺，便向阿童道，這說話的，便是舊友雲九姑，許是入定醒來，見唐道友失蹤生疑，他那元神附身之法，具有專長，祇將對方元神禁制，便能與之相合，如影附形，多遠也能趕去，外面禁法未破，本也無此容易，必是先前甄道友師徒穿行之路，忘了復原，或是諸位未到此以前，他便趕到，附在唐道友的身上，隨了進來，因知我對他

未成仇視，小神僧與諸位道友，又有助他脫離之意，故此現身相求，我聽唐道友說起元神受禁之事，便疑他要尋來，剛剛看出一點形跡，小神僧便出手了，九姑雖非妖邪一流，終是旁門，他那元神，怎禁得住佛光照體，請快收起，容他面談吧，阿童道，我那佛光，可由心靈主持，來勢雖然突兀，因已猜得幾分，且喜不曾傷他，既是道友故交，請出相見吧。說時，佛光早撤，隨見一團青煙，由唐家婆身上飛起，就地一捲，現出一個，姿容美豔，裸着臂腿的，短裝苗女，一現身，便朝衆人禮拜，衆人因看主人情面，分別還禮起立，雲九姑道，適聽甄道友所說，原有其事，不過我弟雲翼，因受許飛娘之愚，蠱惑袁道友不成，化友爲敵，正在鬥法，吃崑崙派遊龍子韋少少，小髯客向善趕來，幾乎送命，已然有些悔悟，又遇師叔麻冠道人司太虛，再三誥誡，曉以利害，益發害怕，他本和我一樣，雖是旁門，從未爲惡，經此一來，便與妖婦，斷了來往，妖婦本就懷恨，嗣值峨嵋開府，妖婦知他持有兩件，穿山行水的法寶，因聞青海派教祖藏靈子，將柴達木河聖泉，贈與妙一真人，兩地泉脈相通，欲借此寶，前往侵擾，翼弟想起司師叔前言，堅拒不允，妖婦益發忿怒，反臉成仇，到處尋人，與我姊弟爲難，我姊弟不久有場大難也由於此，對頭乃是雲貴深山中，隱伏多年的，旁門散仙，顛和尚，甄長聞言，接口驚問道，你說的可是昔年，爲追雲叟白老前輩夫妻，在貴州遵義縣婁山關，削去左手三指的，顛和尚韋禿麼，九姑答道，正是此人，他並非佛門弟子，因他小時，隨父越南爲商，患了麻瘋，又受繼母虐待，給了些刀箭，遂入深山之中，正欲求死，偶見蛇蟻相鬪，蟻長三丈，蛇祇二尺，那蟻先又吞食了好幾條大蛇，甚是凶殘，他不知那

小蛇，乃最罕見的有名怪蛇金銀串，身纏奇毒，專食蛇蟒等，毒惡之物，那蟒如非歲久通靈，腹有丹黃，已早慘死，因見那蛇，周身金銀二色花紋，甚是好看，又甚靈巧，先死大蛇，俱爲蟒口所噴彩團毒倒，然後咀嚼吞吃，小蛇好似驟出不意，突然與蟒相遇，那蟒先是盤踞發威，昂首噴毒，小蛇幾次被蟒吸近口邊，都被掙脫，倒退下去，不然那蟒心貪狠毒，以大欺小，已然教吃了幾條大的，剩這一條小蛇，還不肯放過，自己逃路已斷，早晚必落蟒口，連全尸部保不住，反正沒有想活，莫如試拚一下，萬一將蟒殺死，得了蟒肉，還能多活兩天，便把身帶毒箭，乘蟒噴毒之際，照口射去，也是事有湊巧，那蟒明見有人在側，祇爲強敵當前，素性相尅，非拚存亡不可，全神都貫注在仇敵身上，目不旁瞬，丹元又還未到功候，驟出不意，竟被一箭，將所噴氣團射穿，直中咽喉要害，那蛇原因對方丹元利害，幾次想照慣例，由蟒口射入，吃他心臟，俱爲所阻，如若捨去，祇一回身，後半脆弱，不似前半身堅逾精鋼，處有殺蟒專長，必吃那蟒，吸近口邊，或是追上，齊腹咬斷，轉爲所殺，進退兩難，本以全力專注，意欲伺隙而動，祇誘激得蟒的丹元，離口一遠，避開正面，便可竄入蟒腹，爲所欲爲，偏生那蟒，也極靈警，知道雙方不能并存，祇圖保住活命，拚捨丹元，與仇敵相撞，使其同歸於盡，不到時機，不會氣團離口，蛇正情急無計，不料人會助他，立即乘機竄進蟒腹中去，苗人弩箭奇毒，再加上這麼一來，那蟒怎能禁受，一會便自慘死，可是丹元一破，毒氣也散佈開來，韋禿當時，祇聽波的一聲，彩烟激射中，蛇由蟒口穿入，那蟒立即昂首而起，朝地竄去，知道不妙，想逃已是無及，方離原藏之處，往側縱去，眼前彩練飛處，吧的

一下，跟着山崩石裂，一聲大震，立處危崖，竟吃蟒尾，打裂了一大片，崩墜下來，聲勢猛惡已極，當時嚇暈過去，醒來覺着周身麻癢酸痛全止，起身一看，身前不遠，散着好幾片，丈許大小裂石，才知昨日死中得生，裂石正由頭上越過，起步稍快，便無幸理，再看死蟒，已竄離原處二三十丈，筆直僵列，由頭到尾，全部中裂，點血俱無，心正奇怪，想要割肉燒吃，忽見小蛇，由蟒脊上遊出，將頭連點，前後一想，方覺小蛇靈異，同時用刀一割蟒肉，刀便成了黑色，知有奇毒，不能入口，麻瘋已好，不再求死，祇是腹飢難耐，方要覓掘山糧，小蛇忽又點首作勢，引其走去，試一述說心意，蛇竟通解，即將韋禿引往一處幽谷之中，先見當地，形勢隱秘，風景甚好，黃精首烏，以及各種佳菓甚多，蛇也不再離去，祇是左近毒蛇猛獸，也不在少，漸漸發覺那蛇雖小，凶威至大，有他日常在側，任何蟲蛇惡獸，無一敢犯，習久相安，過了二三十年，這日忽然地震，無意中發現谷中崩崖之後，有一山洞，入內一看，原來那谷，竟是道家西南十四洞天，最好的一處，南宋初年，有一旁門散仙，隱居在內，後來尸解化去，洞中還留有靈丹道書之類，由此他便移居洞中，人蛇同隱修煉，起初并不他出，隔了百年，忽然靜極思動，出山不久，交了不少異派妖邪，後被白老前輩夫妻困住，當時本難免死，幸遇一位散仙路過，代為求情，說他為人，瑕瑜互見，平日假裝瘋魔，滑稽玩世，頗喜扶持善良，祇為出身旁門，來往朋友，多是左道，性情又極古怪，因受妖人蠱惑，專與正教作對，有時為惡，并非本心等語，白老前輩夫妻，方始誠誥了幾句，將他放去，他把此事，認為奇恥大辱，由此起遁入深山，久未出世，妖婦等人，百計蠱惑，起初均未說動

，去年妖婦等知我師父遺留的寶囊，已被我姊弟發現，內有三粒毒龍丸，我師父尸解以前，曾說此丸，乃聖姑昔年，念他雖是旁門，師徒七人，均無過惡，特贈此丸，以備轉劫成道之用，因還不到用服時機，已用法術封藏，等他轉世自取，不過事尙難料，此去三十六年，如不歸來，禁法失效，必被我姊弟發現，書主早已兵解，期前洞本封禁，現已爲人發現，仗着此書修煉，法力頗高，再把這末章得去，定必造孽爲害，得到千萬隱祕，失落不得，此時同門弟兄六人，祇我二人在側，本來事無人知，也是翼弟，不聽良言，想學玉頁符篆，朝人請教，洩露出去，明霞谷中隱伏的，正是顛僧，這兩件是他多年夢想之物，再經妖人慫恿，益發生心，妖婦知我黎母教下，最守誓約，甯死不二，何況又是恩師遺命，關係重大，明說定必不允，藏處隱祕，無法盜取，又知顛僧習性，無故輕不犯人，祇管盼切，至多託人，向我姊弟明說求取，祇不傷他顏面，一經婉言解說，也就拉倒，不致立即成仇，於是又用陰謀詭計，令一黨羽，引誘翼弟，往他山中採藥，使其誤犯禁忌，翼弟再一恃強動手，結局被顛僧，困入蒙山關九盤嶺側，峽壁之內，日受風雷之厄，迫令獻寶降伏，我得信趕去，爲防萬一，先將玉頁毒龍丸，用法寶封藏，投入五指山後，風穴以內，外面再用法術封禁，然後趕往，那知我也不是敵手，眼看翼弟，受苦日甚，最末一次，我又吃癩僧，將真形攝去，經他長日煉形攝神，在四百九十天內，必爲所害，而我藏寶之前，也被查知，暫時雖因五指山風穴，與莽蒼山風穴，南北遙對，威力甚大，非精峨嵋派少陽神功，并有萬年溫玉等至寶，不能下去，癩僧早晚，終能設法得到，實迫無奈，方令人與他言明，毒龍丸家師遺命，立有重誓，再

如相迫，我豁出以身殉師，略一行法，便將此丸，送入風穴地竅中化去，休想到手，如不煉我真形，停我兄弟風雷之禁，當在一年半以內，用我本門法力，煉就抵禦風穴立霜之寶，將玉頁取出送他，我起初祇想留待師父歸來自取，本身并無此法力，犯險入穴，原是一時緩兵之計，這一年半內，如能尋到能手，救出翼弟，報仇除害，自是絕妙，真要不行，我再設法，不料狗妖僧，和我幾次對敵，竟生妄念，意欲娶我爲妻，聞言一口應諾，暗中查探我的行動，知我并未煉寶，反乘他對我停手祭煉之際，用五十五日苦功，將形神煉固，又向一道友，借了一件防身禦邪之寶，他命人對我警祇，說我違約，無異自尋死路，但他向無虛言，又頗愛我，既有前言，在此約期以內，決不發難，到時休想免死，我知妖僧，言行如一，邪法又高，迫於無奈，想起平生友好，均非其敵，祇秦姊姊一人，不特煉有元丹寶珠，和彌塵旛等至寶，并有獨角神鷲，法力既高，本人母女，又投在貴派門下，就他奉命清修，不能出門，祇令兩位姪女，請上幾位貴派道友相助，我姊弟兩人大難，也是立免，無如昔年，得罪過他，難免介介，來時盤算，貴派法門廣大，不究既往，我姊弟又不曾作過惡事，翼弟受人愚弄，已自改悔，此山妖邪均不敢輕涉足，焉可託庇，比在別處，可免意外危害，萬一秦姊姊，仍念前隙，不允相助，或是未奉師命，不能擅專，至不濟，也求他將那粒元丹，借我一用，露出他年受責，仗着此寶，抵禦玄霜黑雷，將那幾頁道書取出，送與妖僧講和，也可免却慘殺，失身與墮劫之苦，到處求問，由崑崙派向道友口中，探明秦姊姊，隱修在此，偏又語焉不詳，使我白費好些心力，將前庵焚去重建，日夜避人，叩壁求告，終無回音，前月好容易查出

一點端倪，不料被秦姊姊警覺，法力又高，未等下手破壁求見，晃眼無跡可尋，由此查不出絲毫影跡，反因禁法利害，情急攻門，毀了一件法寶，幾乎受傷，這日因道友多疑，任怎好說，也是不聽，屢次行刺，恐受暗算，方始將他元神禁制，近日因時限將近，心中愁急，原身不敢離山，以防遇上飛娘等妖邪迫害，每日神遊，想尋一與貴派相識的人，轉求教祖妙一真人恩援，今早才得知諸長老，早已封門，不與外事，心正失望，歸來發現唐道友不在，我早防他，或逃或尋外人報復，仗着本身元靈，可與所禁元神相合，立即尋往，到時，正發現他與諸位一齊，立即附身到此，彼時吉凶難測，又見諸位，法力極高，尤其這位小神僧，佛法高強，一被發覺，誤認我是妖邪一流，必無幸理，好生憂疑胆寒，後來聽出諸位好意，秦姊姊又不似念舊惡，才敢現身拜見，我知秦姊姊，不與我說話，是爲謹遵師命，諸位道友，不妨轉問，我所說如有虛言，任憑處置，否則，還望小神僧，與諸位道友念我黎母教下，與別的旁門左道，迥不相同，除受本族人尊崇貢獻，自來如此外，規律至嚴，極少惡形，我更從未有什過惡，多年修爲，實非容易，助我姊弟，脫此大難，感恩不盡，衆人見那黎女雲九姑，長身玉立，上身穿着樹葉和烏羽織成的，蓮花雲肩，下身一條同樣短褲，臂腿全裸，雖是元神，不是真身，依然玉肌如雪，纖腰約素，霧鬢風鬟，丰神楚楚，面上果不帶一點邪氣，語聲更是清婉柔和，動人憐惜，均覺一個異教中人，元神如此凝煉，功力可想，平日行爲，也必不差，寶相夫人再那等說法，本都嫉邪好事，今都激發義憤，金蟬便接口道，道友無須愁急，本來我們奉命修積，遇上此事，自不袖手，助你無妨，寶相夫人，奉命隱修，此

舉關係他的成敗，這裏入口，你已知悉，以後却須代爲隱秘，便令弟也不可吐露隻字，你能守此諾言麼，雲九姑大喜道，我與秦姊姊，本是多年骨肉之交，此次大厄，得蒙神僧道友，相助解免，仍是由他不念舊惡，代爲求請而起，如何以怨報德，壞他的事，道友釋念爲幸，金蟬點頭，便與衆人商計，反正赤身峒之行尚早，既有此事，不如立時起身，趕往雲霧山，把救人之事辦完，再照鄧八姑別時密囑行事，也差不多，甄良道，妖僧章禿來歷，所以深知，不特邪法高強，更精迷蹤潛形之術，以我七人之力，固不致爲他所乘，但雲道友的兄弟，尙被禁婁山關，九盤嶺，暗谷崖洞之內，爲想人寶兩得，未下毒手，雖然他說，已然答應九姑，期限前決不加害，祇不放出，連風雷都停止，這類妖邪，未必終守信義，我們一去，他料知結局凶多吉少，保不懷恨遷怒，人在他手，加害容易，豈不有違救人初志，依我之見，九姑暫勿同往，我們假作遊山，誤入禁地，等他恃強行凶，再行下手除他救人，不是好麼，寶相夫人，見九姑開言，目視自己，沈吟未語，料他深知邪法邪害，想先救人，祇爲初見，不便主張，便接口道，巖和尚來歷本領，我也得知大概，他除精迷蹤潛形之法外，更精推算照影之術，一經行法，千里內外事物，清晰如見，此處相隔較遠，教祖禁制微妙，不特前後山崖，堅如精鋼，多利害的邪法，也無所施，便這方圓五十里內人物，也全在禁網妙用內，他自然看不出，但是一離此山，稍有動作，便易被他發現，身臨其境，更無庸說，固然，妖僧未必想到諸位會去，驟出不意，也許成功，偏生九姑來時，原有防備，近因屢次叩壁求見，我雖憐他遭遇，愛莫能助，又奉師命，不敢應聲，上月情急，四出求援，蹤跡不免洩漏，使其

更多一層防備，本來人一入境，必爲警覺，所幸妖僧，近更狂傲，又信妖婦蠱惑，認爲九姑黎母教下，自從與你分手，蹤跡多在海南，正邪各派，極少交往，雖因翼弟悔禍，得與崑崙章向二人，釋去前隙，對方并未折節下交，也決不肯在四九天劫以前，輕樹他這強敵，斷定九姑，無計可施，爲師爲弟，終於屈服，才樂得大方，寬此一步，諸位道友，由此起身，且不往雲霧山妖窟，上來先往婁山九盤嶺救人，這樣，不特翼弟，便九姑的真形，也同被攝在那崖洞底層，法台之上，如能同救出困更好，否則，此洞在遵義境內，妖窟之北，相隔非近，又與妖僧所設照影邪法相背，諸位飛遁神速，祇當時不被查知，就因觸動禁制，妖僧警覺起來，有諸位在場，再想加害必難，至多費點事，人終救出來了，金石諸人知他法力甚高，計慮周詳，方要應諾，阿童道，邪法不怕，祇在起身前，由我用師傳佛法，略爲禁制，便藏番僧中間，品球視影，也難查看推算，由我行法再走如何，石生喜道，我們還忘了小神僧，會蔽影潛真呢，由小神僧，二甄師兄，帶了石完，前往救人，蟬哥哥，二易師弟，靈奇，和我另成一路，假作遊山，誤入禁地，引他動手，南北夾攻，雙管齊下，使其不能兼顧，豈不更好，衆人贊妙，九姑越發忻喜，稱謝不置，隨對衆人道，那雲霧山，在都勻縣西，乃首嶺主峯，高出雲表，常年雲封霧合，山之得名，也由於此，可是半山腰上，有一片斷崖絕壑，外觀煙嵐雜沓，雲霧迷漫，絕壑千尋，其深莫測，山勢又是奇險，雖在向陽一面，亘古絕少人行，下面却隱着大片極膏腴的盆地，奇花異草，茂林嘉木，到處都是，再由平原東折，入一幽谷，泉石風景，越發靈秀，原是道家西南中四洞天中，最好的一處，最初原名金石峪，少清仙

府，復經歷代列仙入居，爲避人知，地名屢易，現名乃前居散仙所取，到了妖僧手中，又改成顛師谷，妙玄洞天，山中本多雲霧，妖僧潛踞其中，防人發現，再用邪法禁制，不知底細的人決看不出，祇谷外有一通路，乃妖僧昔年，被逐逃亡，與毒蛇遇合之地，人雖在道，却不忘本性，又狂傲自恃，特將這條入口留下，未加封禁，并還聲言，他之得有今日，全由誤入祕徑，與毒蛇遇合而起，除毒蛇經他用一甲子苦功，助其成道轉世，已然引渡入門，做了他的愛徒而外，以後祇要有人，和他一樣，不畏艱難，由此祕徑走入，到他洞前，根骨好的，收作門人，如是庸俗一流，也必施恩加惠，有求必應，務令遂願而去，話雖如此，但那入口，山徑奇險，窮山惡水，景物荒寒，仙凡足跡，均所不至，這多年來，外人連我姊弟，共祇四次到他洞前，一是隨同採藥的牧童，因同伴被虎狼所殺，逃竄荒山，并還祇到入口，人便傷餓待斃，吃那毒蛇轉世的門人，苗童姬盛，救往洞前，他見牧童，貌相奇醜，恰又姓韋，一時心喜收下，此便是他門下三怪徒中的韋蛟，一個是由入口危崖，吃仇人推墮的藥夫子，因爲武功，攀藤下落，負傷未死，居然尋到谷口，經他發現，帶往洞中治愈，因那人年已四十，根骨太差，祇給服了兩粒靈藥，一小袋砂金，并助他將對頭殺死，不曾收到門下，另一怪徒吳竦，乃他昔年山外所收，并非自投，此外祇翼弟受愚誤入，我爲救翼弟，到他洞前一次，他見入口險阻隱祕，年時這久，共祇有限來人，而我來去，均由山北雲壑，未經祕往，自來放心，不特不曾設防，來者便是道術之士，如肯服低認過，也祇略爲奚落，或是吃他留難，惡鬧一陣，放走了事，更不深入谷中禁地，他連面都不現，祇把洞前一片，最靈秀之處隱

起，任其自去，諸位既分兩路前往，最好一路裝作玩景，由此祕徑走人，相機行事，另
一路約定時刻，往九盤嶺救人，先後在個把時辰以內發動，成功無疑了，跟着便把途向
形勢，詳爲說出，并說入口，祕徑隱僻非常，由其引路同往，阿童道，你那真形，被妖
僧禁攝在九盤嶺，與我這一路同行，豈不要好得多，九姑方一遲疑，寶相夫人已先接口
道，九姑實是可憐；尚有難言之隱，小神僧與諸位道友仗義憐助，請照所說而行吧，說
時，金石甄易等六小弟兄，聽九姑一說，猛想起自己洞府，正是道家西南十四洞天中，
最好的一處，祇爲仙示隱微，略示玄機，僅推測出在雲貴苗嶺一帶，仙東又有別府暫
居，便宜行事，任意所如寓意，好似尋到，也難久居，尚有奇遇，一行先曾遍歷西南諸
省，後又去往各處名山尋訪，終無所遇，正想乘赤身峒之行，重行查訪，不料竟是妖僧
所居，地名也與金石二人暗合，全都心動喜慰，聞言立允，寶相夫人便請金蟬，轉告唐
家婆，回去守口慎祕，新庵地勢更好，無須移回，以後也不可來地穴通路窺探，祇等自
身功行使命完滿，定必助他轉世重修，又將開府前，紫苔抽空省親，所留靈丹，贈了兩
粒，唐家婆見已買禱得福，自是感慰，寶相夫人仍不放心，又請七矮行前，將土穴入口
封堵，衆人應聲而出，如言行法，封閉前半入口，并運石土堵塞，移了兩株藤樹，植在
上面，雲九姑隨請衆人，同去庵中小坐，略進西菜再走，衆人見他尙是元神，唐家婆攝
形之法，也還未撤，便隨往庵中一看，九姑原身，被一幢銀光罩定，閉目盤坐當中庵堂
之內，比起元神，更顯美豔，再吃防身寶光一照，越發玉映珠輝，容光照人，神態也極
莊麗，不帶絲毫邪氣，看出功力甚深，旁門中人，又生得那麽穠姿麗質，美豔如仙，居

然有此成就，平日潔身自愛，可想而知，方自暗中贊許，元神倏隱，寶光遽斂，九姑立即睜眼起身，重又向衆拜謝救助之德，衆人謙謝欲行，九姑說庵中存有好些酒菜，均是海外和黎母山中產物，唐道友，禁制已撤，正往香廚，趕製此庵特有的素麵，堅請少留，衆人多日未嚐煙火之物，庵中素麵，又負盛名，主人意誠，便不再拒，九姑隨向另室，取了好些水菓食物，連同黎母酒，捧來請用，衆人問知那酒，純是百十種奇花異菓，多年釀成，不雜滴水，還未入室，已聞酒香，端杯一嚥，果是佳絕，竟不在仙府珍釀以下，水菓雖多海南名產，無什珍奇，但均異種，內中荔枝，龍眼，榴連，鳳梨之類，不是汁多實大，便是格外甘芳，尤其荔枝圓徑竟達兩寸以上，核小如豆，本香之外，還帶桂元香，肉厚寸許，既甜且脆，味更腴美，食後芳騰齒頰，經久不退，不禁同聲贊美，九姑嘆道，聞說峨嵋開府，不特仙裳如雲，美景無邊，極千古未有之盛況，便待客飲食，也皆仙廚珍異，人間所無，祇恨不似秦姊姊福緣深厚，當時雖未預其盛，日後終列門牆，盡情賞玩，至今嚮望宮牆，時縈夢寐，似此荒服微物，何足掛齒，衆人正要答話，唐家婆已用大木板，端了十碗麵走來，放下便走，衆人一吃：果然味美，尤其阿童，生小持齋，祇管道法高強，幾曾吃過這等精美素食，石完更是初經，食量又宏，先前大啖酒菜，已是喜歡，再一吃麵，越發高興，晃眼下肚，九姑知他意猶未足，正說還有，唐家婆已二次端進，金石甄易靈奇等七人，均不再添，祇阿童添了半碗，甄良見石完吃相太凶，方要說他，石生攔道，我最喜石完天真，他初次出世，好些多未經歷，我們又從不存心弄飲食吃，難得遇到，既有兼人之量，由他盡興一飽吧，石完本要停

箸，見師父開言笑諾，重又吃起，一面狼吞虎嚥，一面偷看師長眼色，形狀越發醜怪，衆人都忍不住好笑，石完以前，受過祖訓，祇出諸師長，喜怒皆是恩澤，決無違忤，因此最敬師長，但是天生特性，從不受人輕侮，邊吃邊想，師長師兄，笑我無妨，你這怪女人，表面勸我多吃，如敢笑我，離開師父，叫你知道我利害，心疑九姑笑他，偷眼一看，九姑不特未笑，始終誠敬，待如上賓，并不以年幼醜怪，行輩較低，稍存輕視，再看靈奇，也是平日隨侍師長，恭謹神色，一路上對於靈奇本就親熱，心說師兄真好，這女人也不惹厭，由此對九姑，大生好感，遇事便以全力相助不提，吃完，九姑又取兩個竹絲製就的小籃，將石完愛吃的鮮菓，裝滿帶上，方照前策，別了唐家婆，一同起身，往前途飛去，劍光迅速，不消多時，便到苗嶺，九姑見天還未亮，便請衆人暫停，向阿童二甄師徒四人，詳指婁山九盤嶺的，地形途向，請其先行，最好暫在當地隱伏，等把金石諸人，引往金石峽祕徑，趕去見面，再行下手，如趕不到，或看出事情容易，便在未中之交，破法救人，以備雙方同時發動，使妖僧無力兼顧，一面又將鮮菓分了一籃，與石完帶去，另一籃交與靈奇，請大家隨意吃些，衆人見他意誠周到，便令靈石二人接過，分途行事，阿童等四人去後，九姑隨說，妖僧邪法利害，諸公道友，自是有勝無敗，我真形已被攝去，恐其情急反噬，受他暗算，再往前去，便須隱却身形了，金蟬道，這個無妨，本門隱形法，甚是神妙，對方決查看不出你的形迹，等引我們，入了祕徑，你自趕往婁山，我們算計你快要到達，再行出面便了，九姑爲人謹愿，知道妖僧利害，真形被攝，本心是想金蟬，贈他一道附身隱形靈符，便可萬全，祇不好意思，開口

明索，及聽這等答法，暗忖彼此道路不同，已出大力相助，怎不知足，還要求全，萬一他本門靈符，不應傳諸外人，不允相贈，豈非掃臉，好在仇敵驕狂，事出不意，此時也許正在煉法入定，祇天明前趕到，當可無礙，便未再說，當由金蟬等，行法隱形，加急前駛，趕到雲霧山後，九姑暗幸，天還未亮，忙引衆人飛入，將那幾處極隱祕曲折的，螺逕山環走完，到一暗洞之下，方始匆匆辭別，往九盤嶺飛去，衆人見他神色惶遽，行時祇打手式，連聲都不敢出，那條祕徑，果是難行，不特上下廻環，到處榛莽載途，灌木怒生，險阻非常，歧路更多，有兩處地方，已因年久山崩，將路堵塞，還經由崖石裂縫，以及高仄僅有三數尺的黑洞之中，穿越過去，卽此須是妖僧，特意開通，以待與他有緣人，犯險走進，不然，簡直無路，妖僧這條路，又祇留備常人通行，上空依舊設有禁網，由上飛越，立被警覺，衆人如非有人引路，照樣不易走入，好在前半艱險，易於走迷的一段，已然走完，前行更無歧路，穿過洞去一看，曉色迷茫中，現出一條灣長峽谷，谷逕尙寬，沿途野草怒生，蛇虺伏窟，又在將曉之際，景物更顯荒涼陰厲，衆人在雜草上，緩緩飛駛，行約七八里，快到盡頭，方始尋見九姑所說，一條又深又仄的斷崖夾縫，一同飛入，內裏深約數十丈，暗如黑夜，仰視上方，斷斷續續，微現一痕天色，又進數里，地勢逐漸高起，裂縫也自展開，陽光下照，知將達到，各自戒備，飛出口去一看，地勢忽然開朗，前面大片平原，三面奇峯錯列，由各峯崖缺口處，掛下大小七八道飛瀑，有的匹練橫空，雷轟電舞，有的玉龍倒掛，銀蛇斜飛，有的珠簾十丈，霧湧雪霏，玉殼千層，流霞綺散，到了山下面，再匯成大半環清溪，繞峯環野而流，泉瀑溪流

之聲，合成一片潮音，因地廣大，祇覺幽竊娛人，并不聒耳，全峯崖上，全是黛色深，吃水光一映，老遠便覺涼翠撲人眉宇，這等幽曠所在，偏生着不少花樹，最妙是桃梅玉蘭山茶之類，同時盛開，偏都因勢散值，各具形勝，原上更多奇峯怪石，俱不甚高，雲骨撐空，間以修竹古松，陪襯其間，倍饒佳趣，那條溪流，廣約三丈，兩側一面峯崖，一面是一行，粗約三四抱的，玉蘭花樹，樹下生着不少山茶，花朵甚大，好看已極，沿溪往右，行約二里，忽一奇石阻路，碧苔如繡，上面滿是倒生蘭蕙，此花盛開，長葉下垂，宛如人髮，人在數丈以外，便聞幽香，那石一角突伸，壓向水上，遠望彷彿連溪隔斷，路已盡頭，近前一看，底部竟空出一段，約有二三丈寬，不曾沾地，近溪一段，離地更高約丈許，形或一個四五丈深的石洞，兩面石上，垂絲蘭葉，長者竟達兩丈，絲絲披拂，恰將洞口遮住，衆人早聽九姑說過，這便是妖僧所居，金石峽入口，昔年并無此石，經妖僧在別處移來，爲防外人入內，并設妖法禁制，來人如在峽外，流連觀賞，不遇妖徒捉弄，或者無妨，祇一進洞，峽中設有照形邪法，立看出來人形跡，如是常人，他便放其自進，如係道術之士，不問是否有心相犯，上來便先盡情侮弄個夠，再問明來意處治，來時，本定四人一同現身，引妖僧出來，到後，石生忽用本門傳聲，告知衆人，且勿同進，將靈嶠三仙所贈金牌，交與金蟬，以免寶光外映，被其看出，今金易靈奇四人，留在外面隱伏，裝作新從師修爲不久的道童，無心誤入，看他如何，再作計較，金蟬因聞妖僧邪法甚高，先覺石生一人勢孤，繼一想，同門中，祇自己和石生，福澤最厚，開府以後，法力更高，後援近在洞口，決可無害，九姑等想還未到九盤

嶺，正可藉此拖延時刻，石生又用傳聲，力請不已，祇得依他，略爲商計下手應援之策，石生人甚機智，特意飛回原來路出口處，方始現形跑出，故作發現異景驚奇之狀，一路東張西望，左折右轉，欲前又却了好幾次，最後才裝愛玩溪流花樹，沿溪往前走，裝得極像，石生身材矮小，本似十一二歲幼童，又生得粉粧玉琢，行動天真，誰一見人，先就喜歡，衆人全被引得好笑，因石生行時，曾說，靜俟傳聲，方可下手；當地景物原好，便各在外，留連等候不提，石生行近崖石之下，并未直入，又假裝賞看了一陣，方始暗中戒備，試探着，往內走進，九姑所說，入口兩層禁制，竟未發動，容易易，便對穿過去，祇出洞口時，似見右側臨溪一面，有一片青光，略閃即隱，看出是妖僧隔斷水陸兩面的禁制，分明誤認凡人到此，特意撤禁放入，心中暗喜，假作見光警惕，立定不前，先用傳聲，告知金蟬，人已穿洞而過，未遇阻礙，行卽深入腹地，照自己觀查，決不妨事，說罷，一杳形勢，相隔半里，現出兩條谷逕，一條便是沿溪來路的，上流發源之地，左側這條谷逕甚寬，一面危崖削立，甚是雄峻，一面盡是高高下下的奇峯怪石，平地拔起，時斷時連，參差位列，順着谷逕，排向前去，比起外面所見，還要靈秀，清奇石色如玉，寸草不生，時見古松二三，由峯腰石隙中，盤擎天矯而出，粗均合抱以上，宛如龍蛇飛舞，鐵幹蒼鱗，勢絕生動，梢頭一段，又似亭亭華蓋，撐向當空，美觀已極，兩峯中斷處，更有翠竹奇花，點綴其間，再往前走二三里，谷逕越寬，忽往右折，迎面一座十來丈高大的玉石牌坊，上有金庭玉府靈岩十四洞天，十個朱書古篆，剛過牌坊，便聞清音娛耳，聲如金石交鳴，自成幽韻，石生聽出是泉瀑之聲，

方覺與仙府仙籟頂，靈泉之聲相似，猛又瞥見七八道青光，反織閃過，再走不遠，谷逕忽又回折，地面直似一片整塊的黃玉，左崖苔蘚，益發肥鮮，上面滿生瑤草琪花，靈芝幽蘭之類，山光如綠，嵐氣欲活，此外花林處處，五色繽紛，景愈繁富，右側石峯，已往遠處展開，勢更孤高奇秀，途望各峯腰上，時有白雲如帶，環繞浮旋；因風舒卷，美不勝觀，祇前面快盡頭處，有一孤峯矗列，往右側花林穿入，流向遠處，左崖也向峯後，環抱過來，蜿蜒二三里，吃兩座高峯擋住，便不再見，心想前面峯後，便到盡頭，景物如此靈秀，怎會一人不見，邊想邊走，不覺轉向峯後，乍看危崖繡合，除正對孤峯，回進一片，像個崖洞外，別無他異，也未見人，方自古怪，猛覺峯後瀑聲有異，忙一回看，奇景立現，原來那峯，高祇三丈，本是色如黃玉，峯後一面，通體却是蒼苔密佈，峯勢甚奇，前半玲瓏剔透，孔竅甚多，後半却是平直削立，頂上圓凸，離頂五六尺，忽往裏凹進，橫長丈許一條裂口，宛如巨吻開張，那條瀑布，便似天紳下垂，整整齊齊，直落峯脚一條凹槽之中，水槽與地齊平，長也丈許，寬祇尺餘，恰巧不多不少，將那瀑布接住，槽爲瀑掩，不知多深，妙在那大瀑布，望似長鏡高懸，銀虹倒掛，偏不見一絲水霧濺珠，槽邊也無水濕之痕，瀑聲鏗鏘，如笙簧交奏，匯以金鳴玉振，不似常瀑，轟鳴震耳，方訝那瀑布，怎會如此平整，憑自己的慧目法眼，竟未看透瀑布後面苔痕石色，猛覺那瀑布，直似一面極高大的品鏡，裏面竟有人物影子閃動，再定睛一看，不特影迹越真，并和走馬燈一般，不住變幻過去，先是大片高山林野，好似來路經行之地，有一極淡的少女影子，正向前急飛，眼看快到前山，忽由斜刺裏，飛來一片暗

赤光華，少女真形立現，剛認出那少女，竟是黎女雲九姑，緊跟着又是兩道青光，交馳而去，同時現出兩個，貌相奇醜，穿着非僧非道的怪人，雙方鬥在一齊，九姑神情，似頗惶急，幸而法寶甚多，先祇往前衝逃，相持了一陣，見難脫身，方始施爲，連破了敵人兩件阻路的法寶，怪人也受傷敗退，九姑雖獲全勝，神情反更惶急，竟捨原路，落荒急駛飛遁，飛出不遠，忽又回轉，追上兩怪人，却不再動手，正自互相爭論，忽然雙方分途，九姑神情較佳，仍往原途飛去，同時另現出谷外景致，自己正由出口跑來，所有做作經過，全數現出，此外，九姑仍是一人，在亂山中，向前飛馳不已，金石諸人，却一個也未現形，暗贊本門隱形，真個神妙，眼靠自己，已由入口走來，快要到達當地，方想妖僧攝形照影之法，果有異處，九姑這等情勢，必入險境，所幸阿童等人未現，但盼能夠赶上會合，或可無事，照影邪法，既然發動，怎會無人，先見崖凹，正對瀑布，似一洞穴，莫非他人隱去，欲加暗算不成，我早有戒備，難道怕你，心念才動，一片烟光閃過，瀑布立復原狀，影迹皆無，同時聞得身後，有人喚了聲娃娃，忙卽回顧，祇見面前，站着一個，瘦小枯乾，面黑如漆，却生着一雙火眼的怪人，正是先前和九姑對敵，未受傷的一個，料是癩僧鬥下妖徒，見他身材，比石完高不多少，却喊自己娃娃，又生得那等醜怪，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俊眼一瞪，故意問道，你是人是鬼是怪物，突然出現，先前怎未見你，還敢無禮，誰是娃娃，你真像個活鬼，這是什麼地方，小黑人見石生發怒，并不生氣，反笑嘻嘻湊近身前，笑道，我見你年青，才喊的，你莫生氣，我不喊就是，這裏地名，你來路牌坊上有字，想必認得，現在又叫癩師谷了，我名姜

黑，師父神通廣大，千里內人物動作，宛如掌上觀紋，適才瀑布上現形影，你也見到，俱是實景，那便是我師父的法力，我和二師兄迎敵的，是一黎女，因她有一兄弟，來此盜藥犯禁，被師父擒住，他來救兩次，均遭慘敗，又不肯用寶物來贖，末一次，被師父攝了真形，禁制起來，本定一年之內，不聽良言，便下毒手，他不知逃往何處，隱避了些時，今日忽在近山一帶出現，恰被二師兄，偶然行法，查看發現，一面通報師父，和我由這瀑布中，水遁趕去，攔向前面，本是好言勸他降服，不料他欺我師父不在，毀寶傷人，想要逃走，後又覺出真形受禁，一逃更是死路，知他形迹，必被師父查知，故意回身，和我們講理，說師父已然限有時期，現未踰限，爲何食言作難，如有本事，他三日之內，定有人來，破法報仇，問我師徒，可敢放他逃走，後來師父傳聲，令其目去，實則知他快要一年不見，突然來此，必有詭謀，故意欲擒先縱，果然查見他要往一處鬧鬼，救他兄弟，他已發動，自不能算師父違約，祇見你到此，不知是什來路用意，多挨了一會，方始要去，照師父說，也自修道以來，從未見過你這樣的好資質，雖見你行動天真，沿途東張西望，像是無心走來，但你來路，十分凶險，即便與我師父有緣，能得勉強到此，人也九死一生，決不似你這等乾淨，胆又這大，越看越覺可疑，斷定此來，縱非仇敵所遣，也必有原因，但那邊的事，關係頗大，必須先往，依了二師兄之言，本想先將你擒住，因師父見你根骨雖好得出奇，彷彿道術已有成就，終覺年紀甚輕，看來時情景，不似有什伎倆，再說本山禁制周密，稍有不合，立可擒住，大師兄又催得緊，我再一說好話，才未給你苦吃，命我暗中監查，相機行事，走時你剛快到峯前，我實愛

惜你這人，恐你到處亂走，誤入禁地，就師父不要你命，也須受上許多活罪，還不知他何時回來，幸而師父爲人奇特，法令雖嚴，祇不預先招呼，便可任性行事，尤其是一經交派，卽有全力處置，不容第二人過問，此時除非師父回來，便兩師兄也不能絲毫阻止，於是我先把瀑布，發出異聲，引你回顧，再將經過，重行現出，使你知利害，就便暗中觀查你的來意，雖還不曾得知，但這靈泉照影，十分神妙，師父師兄，均是行時匆迫，不服推詳，我自你一見，便留了心，適才行法查看，你以前行蹤，仍由來路崖縫裂口，突然出現，以前形影，竟未現出，師父師兄，本就疑心，回來再見你來路如此隱祕，定知我師徒的細底，就不爲仇，也是想盜本山所產靈藥而來，祇爲知我師父禁制利害，又有昔年信條，常人到此，不與計較，反到降福。行到崖口，故意現身，假裝凡人走入，以備明偷暗盜，這裏自來不許外人佔便宜，除非來的是常人，或是有心拜師，祇你原有師父，或是道術之士，決不容其善走，你明是看我師徒不起，又想取得這裏的靈藥奇珍，行逕詭詐，上門欺人，最犯師父戒條，事完回來，杳知詳情，你便不死，也去一層皮，如何禁受，我此時本有權力，祇教你一套話，便可放走，一則我自見你，便極喜歡，不捨你走，二則，二師兄適才不聽我的良言，執意和那黎女爲難，逼人太甚，平白毀了兩件法寶，人還受傷，因此恨極雲九姑，除非他肯獻寶，嫁與師父，休想活命，你來得恰是時候，致生疑心，他平日最喜捉弄生人，性又嫉刻，我初來時，幸遇見的是大師兄，如遇見他，就不敢違背師父信條，也必遣走，不會引進有今日了，如此我才現身，想和你商量，我師父法力甚高，不久便可取還本山舊存的未幾章道書，神通更

大，我料你必已拜師學道，受人慫恿而來，目前已入險境，危機四伏，一觸即發，我也不問來意如何，祇肯拜我師父門下，不特救你免難，並還能夠得到不少好處，我也得一同門好友，不是好麼，石生留神查看，對方貌相，雖極醜怪，人却天真和善，根骨也好，不帶惡質，對於自己，更是惺惺相惜，一番好意，便不肯去傷他，正想九姑曾說，癩和尚門下，祇有三怪徒，大徒始蜃，乃救他的毒蛇轉世，另二徒一名吳棟，一名章蛟，怎又多出一個姜黑，隨口問道，你師父門下，連你共有幾個徒弟，叫什名字，小黑人笑道，連我共祇三人，你這好資質，如肯拜師，定比我還愛呢，石生脫口又問道，你不是姓韋麼，怎又姓姜。小黑人面色驟變，急道，如此說來，你不但是奸細，必還與黎女一黨，否則，我不似二師兄，拜師以來，輕不在外走動，今日遇敵動手，還是湊巧，我們照例在外，不說真實姓名來歷，祇雲九姑姊弟，和有限兩人知道，如真是他同黨，你更死數，還不快說實話，趁師父師兄未回，也許還可設法救你，石生見他，已然識破來歷，仍欲暗助脫身，毫無加害之意，覺着左道門下，有此存心，也是難得，不由更生好感，自己本為好奇好勝，獨身犯險，相機行事，引顛僧出門，未把對方，放在心上，現在九姑行蹤，雖吃顛僧警覺，大家所約時限已到，阿童等四人，必已下手，此係顛僧根本重地，有警定必趕回，一樣可使手忙腳亂，不及兼顧，便喝道，那你是韋蛟了，我從小隨師學道，不是被人嚇大了的，你且說說這裏利害，與我一聽，也許我看你，雖在左道門下，不似奸惡一流，還救你呢，小黑人道，不錯，我名章蛟，始蜃吳棟，皆我師兄，你休大胆，這裏共有七層禁制，便這正對洞門的瀑布，也是極大威力妙用，本來

你可早被我擒住，祇爲不願傷你，這裏和婁山九盤嶺，設有仙法，我師徒四人，往來兩地，神速如電，晃眼卽至，並且所設埋伏，均有感應，如肯乖乖受擒還好，萬一持有什利害法寶飛劍，或是略知大概，強行相抗，或想衝逃，師父師兄，立卽警覺趕回，豈不是糟，你那知利害呢，石生聞言，一面聽話，暗中傳聲，告知谷外諸人，况顛僧已先發現九姑，現已趕去，谷中祇小妖徒韋蛟，人尙不惡，正在探詢，請金蟬作主，還是先撥九姑，或仍在外守候，由自己將顛僧引回，仍照前策行事。韋蛟見石生說完未答，又急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師長是誰，雲九姑怎會請你相助，是否還有餘黨，怎不快說，石生笑道，我姓石，來歷你是不用問，既然來到，決不怕事，想我依你也行，但須顯點本領，使我心服口服才可，否則便你師父肯放我，我還恨他欺逼好人，不肯饒他呢，韋蛟聞言，先似發怒，手挽靈訣，已然舉起，略一尋思，手又放下，改容勸道，不是我不肯試與你看，是恐禁受不住，已然發動，便須將你擒住，非等師父回來，不能擅專放你，如真非試不可，我仍施展照形之法，看那黎女身受，是什苦處，與你看個榜樣如何，石生聞言，正合心意，同時，金蟬正以傳聲，說那法利害，九姑已到九盤嶺，有阿童在彼，自可無事，目前便要往援，也難尋蹤，令探妖徒口氣，石生一面點頭，催妖徒行法，仍以傳聲，暗囑金蟬，說韋蛟本是好人，誤入旁門，少時不宜傷害，探詢甚易，祇請暫勿走進，以免觸犯谷口禁制，被其警覺，不肯再現詳情，說時，韋蛟已如法施爲，並說我此舉，雖可推說師父不回，黎女關係緊要，急於知他被擒也未，有無大援在後，二次行法，有詞可借，終是徇私，如知利害，望你聽我的話，萬一師兄突然趕回，更不

可露出我想幫你的口氣，以免害我，石生笑容，那個自然，二人話未說完，青光閃處，瀑布景物又現，上來仍是先前人物境地，祇九姑一人，飛行亂山之中，前面不遠，峻嶺橫雲，危峯刺天，峭壁千尋，下臨無地，山間磴道，蜿蜒如蛇，形勢十分險惡，頗似所設九盤嶺景地，九姑快要飛近，剛由萬分惶遽之中，現出一點喜色，忽似有什警兆，遁光立即停歇，反往回路和兩旁掙脫，面容也驟轉慘厲，周身俱是各色寶光環繞，此外並未見人，九姑却似被大力吸住，連掙幾掙未掙脫，晃眼被那無形潛力牽引了去。一面對韋蛟道，要我依你容易，適見瀑布現形，和走馬燈一般，甚是好玩，還有雲九姑，法力甚高，我明見他，得勝飛走，你却說你師父法力高強，欲擒先縱，我也不甚相信，我是他約來的人，他如今被擒服輸，我自心服，否則，以後拿什顏面見人，你何不再使瀑布現形我看，祇看出他已降伏，我便依你如何，韋蛟略為尋思道，此舉實是犯規，不知怎的，我會這樣愛惜你，好在此時，由我作主，便二師兄趕來，也有話說，現與你看無妨，不過，話要應點，不可騙我，還有這裏埋伏甚多，禁制神妙，你不觸犯他，就你騙我，說了不算，我仍可設法，助你逃生，雲九姑並非弱者，既肯約你相助，你又如此靈秀，想必有點來歷，如若倚仗師傅法寶，生事犯險，你那身受，固是慘酷，弄巧還連帶我也受害，却來不得，你的名字來歷，肯先說麼，石生道，我姓名來歷，遲早必說，現在還不到時候，你祇現出九姑降伏形迹，什事都肯依你，至於連累你受害一節，那決不會，也許你還得點益處呢，韋蛟道，你祇心口如一便好，苗女一定被擒無疑，其實他今日，如直飛水盤嶺，天未明前，師父正在入定，設想到他，也許能和他兄弟，隔着洞門

說幾句話，他一聽出利害，趕急逃回，在約期以內，尚可無事，不知爲何，要往本山附近走動，恰在瀑布照影圈內，一經照出，任走何方，祇在千三百里以內，全能查見，何況去的，又是水盤嶺，那能逃脫呢，說時，手指處，瀑布重又現出景物，緊接先前九姑逃時情景，九姑神色，甚是匆遽，飛行絕快，沿途峯嶺泉石，似電掣一般，相對交馳，飛不一會，九姑忽似有警兆，吃了一驚，當時慌不擇路，急轉遁光，朝着去峨嵋一面飛走，飛不多遠，瞥見一片，極輕微的煙光一閃，九姑如已受制，面色越現驚惶，在空中強掙了兩掙，未掙脫，重又回身，仍朝原路飛行，快達前面高峯危崖之間，忽見阿童等四人現身，看神氣，似未覺出九姑，已爲妖法所制，見人未停，石完首起追趕，九姑受制，身不由己，強掙着倒轉身來，張口急喊了兩句，一片青光閃過，人忽無蹤，石完也自回轉，阿童等並未追去，身形忽隱，耳聽韋蛟驚道，這四人必是九姑幫手，隱身法竟也如此神奇，石生忙問，你可聽出雲九姑說的話麼，韋蛟脫口答道，我們目家人，自聽得出，他叫那身有墨綠遁光的小怪人，千萬不要追阻，必須請小神僧，行法隱形再去，看神氣，必是師父在內，覺出來了強敵，將他加緊擒去，祇這四人，定必利害，隱得這快，不知查見也未，這事真怪，怎都是小孩，又有這高隱形法，說時，猛想起石生，正是敵黨，隱形也極神妙，立即改口道，隱形法雖妙，那鐵壁洞石壁百丈，其壁如鋼，加上禁制嚴密，想要救人，豈非作夢，你看底下，就知利害了，說時，瀑布上面，景物忽變，現出一洞，廣約五六丈，內裏孔竅甚多，小的也有一人高下，當中一座法台，大抵丈許，四邊畫着不少符篆，並無旛幢等法器，台中心坐着一個貌相奇醜，膚色如漆的，

矯胖禿僧，身側立着一瘦一胖，穿得非僧非道的妖徒，台前一根石筍，高約四尺，九姑獨立其上，滿臉悲憤之容，正和禿僧爭論，禿僧面帶詭笑，旁侍二妖徒中，胖的一個，戟指九姑，似在厲聲喝罵，問知韋蛟，中坐便是乃師癩僧韋禿，旁立二徒，瘦的是大徒始盛，胖的是吳竦，方想這廝神情，最是凶橫可惡，阿童等四人，此時當已深入，怎不動手，容他猖狂，忽見吳竦，朝癩僧說了幾句，剛要下台，吃始盛止住，互向癩僧爭論，癩僧面容驟變，手朝外一揚，立有丈餘長，一條青光，懸向台口，石生祇見對方嘴動，不聽說話，九姑已爲邪法所制，阿童等一人不見，方覺氣悶，忽聽韋蛟驚道，師父聽了二師兄讒言，因九姑不肯降伏，正要煉他真魂，大師兄力勸，說九姑到前，四個敵人，隱形神妙，大是可慮，九姑又曾來本山走動，以前行蹤，並未照出，此女隱迹經年，忽然來此，必有能手相助，雖然婁山關和這裏，禁制重重，終以謹慎爲是，最好還是先把外敵形蹤查知，免生意外，師父本來自恃禁網周密，沒把來人，放在心上，聽大師兄一說，忽然想起，你今日來得可疑，現正行法，查看敵蹤，和這裏情景，你千萬立在這裏，作爲被我制止，如有人來，隨我口風答應，或能免死，否則，連我也無法救你了，說時，石生已得金蟬傳聲相告，現正隱形埋伏在外，一得石生招呼，立即衝入，裏應外合，同時瞥見瀑布上面，青光起後，妖僧接連行法施爲，並無跡象現出，意似忿怒，剛剛起立，咬破舌尖，一口血光，噴向青光之上，倏地一溜墨綠光華，其疾如電，突在台前現出，略一閃動，石筍立斷，九姑立現喜容飛起，癩僧師徒，見狀大怒，紛紛揚手，無數青色光箭，剛似暴雨一般飛出，九姑頭上，又有金霞微閃，連那墨綠光華，一同隱

去，癩僧似不料來勢如此神速，祇這瞬息之間，便連人帶元神，一齊救走，並且敵人形影，一個未現，當時又急又怒，手指處，立有兩幢青光湧起，將癩僧和始蜃，一齊護住，一面手挽法訣，四外亂發，全洞立被青色焰光佈滿，更有無數青色光箭，朝上下四外石壁地底中射去，一閃不見，當時成了一片青焰火海，那麼堅厚的石洞，都似受了震撼，看去聲勢猛烈非常，跟着癩僧說了幾句，二妖徒吳蟬，立往台前所懸青光中投入，連人帶光，一閃不見，章蛟驚呼，九姑被人救走，師父已將全洞禁制發動，來人和九姑姊弟，十九難於活命，總算運氣，先前專搜敵蹤，不及查看這裏，現命二師兄回來，查看有無敵人到此，就便助我留守，你如肯降伏，由我引進拜師，再好沒有，如真不肯，此時逃走，還來得及，二師兄一到，你萬難脫身了，石生早看出先現墨綠光華，乃是石完，九姑已被阿童，用佛光隱護救走，癩僧師徒，決無幸理，因這一會，暗查章蛟，人甚純善，心頗喜他，不願令其同敗，便笑答道，你到好心，但我來此，你師父已然查知，就此一走，不連累你麼，我看癩僧，極是驕狂，今日敵人，從容入室，將人救走，他連影迹，都未發覺，亂用邪法，有什麼用處，今日定必因多吉少，你雖誤入旁門，心性頗佳，何苦與之同歸於盡，莫如隨我同走吧，章蛟急怒道，你說的是什麼話，既敢放你，便豁出受責，自有擔待，我非師父，虧有今日，我不肯迫你拜師，便為不肯引人不義，如何反來勸我隨你，休說師父玄功變化，決不會敗，萬一事出意料，誰害師父，我便和他拚命，不報此仇，甯死無沐，你看二師兄，已在途中，你此時便逃，也是無及，且照先前所說，隨我答應，碰碰你的運氣吧，所有禁制埋伏，他全能運用，祇逃得過他毒

手，挨到師父回山，由我苦求，便有指望，真不聽話，那是無法，你叫什名字，總該對我說了吧，這時瀑布上，又換了一副景象，妖徒吳竦，因身青光籠罩，御空飛行，對面駛來，勢絕神速，青光中好似附有一絲灰白色的光影，其細如髮，不時隱現，此外一片冥濛，不見一點山石林木影迹，以爲飛行太快所致，一聽韋蛟又問姓名，隨口答道，我名石生，少時再對你細說來歷吧，韋蛟方答，二師兄就到，等我收法，你裝和我談天便了，隨說，隨將光幕撤去，瀑布復了原狀，韋蛟便拉石生，同去左側石墩上坐定，說道，你既受人指點，來此拜師，我必爲你引進便了，石生見他說時，連使眼色，狀更醜怪，料知吳竦將到，對方必有傳聲之法，心中好笑，便逗他道，你不是說，等你師兄來時，才跟你說鬼話騙他，好放我逃走麼，此時人還未來，你搗鬼作什，韋蛟聞言大驚，忙打手式，故意喝道，你這娃兒，太以頑皮，先前雖然和我商量，知道二師兄，對師父忠心，人又耿直，故意引他發急，却不想此時苗女，正引人來尋仇生事，緊急之際，如何可以作鬧，幸你資質人品雖好，不會什麼法術，年紀又青，否則，二師兄要在此時到來聽去，必當你是苗女所約黨羽，小命豈不葬送，你怎說了不算，這也是鬧着玩的，再要胡說，我便趕你出去，不代你引進了，話未說完，石生已瞥見韋蛟身後，有一怪人影，略現即隱，不由驚喜交集，聞言越發嘔他道，我向來言出必踐，已然答應，隨聲附和，哄騙妖徒，怎會說了不算，此時小妖徒吳竦，尙未到來，便要隨你搗鬼，我却不幹，石生明知當地，埋伏重重，妖徒吳竦，必已潛蹤飛到，韋蛟爲了救己，故意那等說法，表面取笑，故作不知，暗中原有戒備，及見話未說完，韋蛟面色驟變，好似愁慮交

加，怒視自己，正待發話，忽聽厲聲怒喝，該死畜生，竟敢勾引外來小賊，背叛師長，今日叫你和這小鬼，死無葬身之地，隨說，面前現出一人，正是吳蝨，石生先就覺出三妖徒中，以吳蝨形貌最爲凶橫，不得人心，這一對面，見他生得面如豬肝，迷縫着一雙斜眼，時射凶光，滿臉戾氣，聲如狼嗥，更覺醜惡可憎，暗罵這等濁物蠢貨，也配修道，正想動手，給他一個下馬威，耳聽身側，有人答話道，就憑你麼，也配，同時吧的一聲，吳蝨正在戟指石韋二人厲聲喝罵，吐沫橫飛之際，不知怎的，左臉上，竟吃人暗中打了一掌，半邊醜臉，浮腫起了寸許高下，吳蝨知有敵人，隱形暗算，不由怒火上攻，急得破口大罵，手揚處，放起一片青光，想要將身護住時，不料敵人，神出鬼沒，捷逾影響，就在手才揚起一霎眼間，右臉上又中了一下，這次打得更重，口中黃根牙，竟被打折了兩枚，順嘴角鮮血直流，吳蝨邪法頗高，並非無備，一聲怒吼，雙手齊揚，立有無數青色光箭，四下飛射，以爲敵人，必在近側，斷無不傷之理，那知並無用處，光箭到處，除韋蛟見他隱形窺伺，突然出現，口氣那等凶橫，知道不可理喻，早在暗中戒備，揚手也是一片青光，連石生一齊擋住，未使光箭近身，那暗中打人的，始終不曾出現，吳蝨見仇人，無跡可尋，韋蛟袒護敵人，石生見他窘狀，哈哈大笑，益發暴跳如雷，方自喝罵，待要挨上前去下手，忽聽身側，有人罵道，無知小妖孽，休要發狂，這兩下還嫌挨得不夠麼，我如非想看看韋禿子，到底有什麼門道，敢於欺凌善良，攝人真形，你早被我吊起了，這還是石道友，見你蠢物無知，不屑動手，否則，你已形神皆滅，還說什葬身之地，那聲祇在近側，偏看不出一點人影，吳蝨急怒交加，朝那發話之

處，連發光箭，語聲依然，忽左忽右，全無用處，怒吼道，何方狗賊，暗算欺人，有本領的，現出形來，見個高下，那人答道，你配和我們見高下麼，你來時，向賊禿進讒，說你師弟章蛟，勾引外人，要禿賊許你便宜行事，一經查出真情，便將這裏禁制發動，連章蛟帶來人，一齊處死，禿賊雖然不許，說這裏禁制，已交章蛟主持，他決不致背叛，不擒來人，必有原因，命你此來，祇是相助防守，不許冒失，向例一經交派，便成專責，縱有不合，也須等他本人回來處置，不許他人越俎，你見進讒無用，路上暗中咒罵，說章蛟得寵可惡，平日看你不起，早晚必要他命，到後，又用邪法，隱身窺伺，見他不肯傷害好人，便想乘機陷害，我看了有氣，才稍爲給你一點警戒，禿賊伎倆，我所深知，這裏禁制，與他本身元靈相應，有人破法，立可趕回，方才本想鬥他一下，因有幾位道友在彼，不好意思出手，隨你到此，便爲引他回來動手，好在章蛟，勾結外人，已被你發現，再說還有兩個對頭在此，你代章蛟，發動邪法埋伏，便禿賊到來，也有話說，恰可試上一試，並不動手，一味狂吠罵人，你那鬼畫符，並阻我不住，我一個等不及，便要叫你受活罪了，吳棘明知對頭難惹，無如癩僧，皮氣古怪，言如律令，同是門人，一經交派，便各有專責，又極信任章蛟，來時明已用照影之法，查知勾結外人，任怎進讒，終不肯聽，最後雖令自己，回山查看，所重祇在相助防守，仍由章蛟，主持禁制，照着規條，非經奉命，不能代庖，就算章蛟，叛逆昭著，也祇少時告發，憑着師父喜怒發落，適才祇是虛聲恫嚇，想詐出章蛟罪狀，並將來人殺死，以免對證，不料有人驟加暗算，連挨重打，帶受奚落，章蛟恰又憂疑胆寒，默坐石上，一面行法護身，一面

在想心事，大敵當前，未有表現，越料定通敵是真，恨毒之餘，把心一橫，怒罵道，何方妖孽，少出狂言，小狗通敵，不肯發動師父仙法，我一樣可以運用，豁出受責，先代師父除害，我與你們拚了，話未說完，韋蛟忽然想起，今日敵人，全都隱形神妙，姓石的年紀甚青，未見動手，還不知他深淺，隱形打人的，明是勁敵，二師兄平日雖然嫉刻，視我如仇，時加陷害，終是同門，現已見疑，又吃人重打，對方還在叫陣，並不發動，豈不坐實罪狀，如何分說，自己怎會糊塗到這地步，連忙應聲接口道，二師兄，我受師父深恩，怎會背叛，祇爲我愛這位石道友，年青靈秀，欲加保全，才有此失，到時是非自明，師父也必信我，休再多疑，仍由我發動擒敵就是，吳棘大怒啐道，小狗放屁，你見我要發動，打算做過場麼，除非你將眼前仇敵，全當我面殺死，誰能信你，韋蛟急道，師兄不要生氣，這裏禁制，你雖一樣能用，但是師父，今日已有預兆，曾將法牌交我，擒敵不難，不過石道友，無心來此閒遊，並無敵意，就有不台，也等師父來了，回明再說，不能加害，否則，法牌現在我手，我雖年幼道淺，心口如一，你對他如下毒手，我必阻止，你又生氣，莫如仍由我下手，先代你報仇擒敵如何，吳棘本要行法施爲，聞言好似吃了一驚，停手怒喝，師父今日，怎連法牌，也交與你，難怪有恃無恐，既是師父溺愛不明，暫且由你，我到看你，少時如何交代，韋蛟還未及答，隱形人又在旁冷笑道，這麼一來，你是不敢動手了，要你無用，先吊起來，看看黑小鬼，鬧什麼樣，說罷，吳棘身上，忽現出七八道灰白色光影，全身立被綁緊，離地飛起，凌空倒吊起來，白影細才如線，不知何時，纏向吳棘身上，一發現便緊緊纏身上，深陷皮肉以

內，護身青光，毫無用處，疼得吳竦，慘嗥不已，韋蛟見狀大怒，忙喝石道友，隨我一齊，免遭誤傷，隨由腰間，取出一塊六角銅牌，朝上下四外，連連晃動，先是一片奇大無垠的青色光華，電閃也似，突然出現，罩向空中，結成一個穹頂光幕，罩將下來，將全山一齊罩住，同時風電之聲，轟轟大作，千百萬的青光刀箭，由四外飛射而來，更有無數青色火焰，自地冒起，除光幕離地尚高，祇齊吳竦吊處，不曾再往下壓外，所有刀光箭光，連同青色火焰，齊向中心湧到，僅祇空出峯後不到兩丈地面，欲合未合，各自作勢攢射，騰湧不休，晃眼融會，齊對中心，當地立成一刀片山火海，精光電耀，明焰星翻，加上風雷之聲，甚是驚人，韋蛟戟指大喝道，我向不無故傷人，你這廝仗着隱妖，欺人太甚，現我已將各層埋伏，一齊發動，你便神仙，也難逃命，快將我師兄放下，束手受擒，我師父喜怒不定，碰他高興，也許還有一線生機，否則，青陽神鋒，與天罡靈火，皆我師父鎮山之寶，並非尋常禁法，何況上面，更有乙木天羅，我已將你逼向中心方丈之地，一彈指間，你便形神皆滅，修煉多年，也非容易，何苦這樣葬送呢，隱形人哈哈笑道，黑小鬼，休吹大氣，禿賊這點鬼門道，果然不似尋常，祇是無奈我何，我也不是什好人，無須你好心，有什本領，祇管使吧，誤殺了小妖怪，却沒我事，語聲仍是若遠若近，忽高忽低，拿不准一定所在，吳竦吊在空中，已然疼暈過去，石生早就躍躍欲試，因想和那隱形人相見，又看出當地埋伏，委實利害，想借此觀看怪人法力，及見怪人仍不現形，好似埋伏不能傷他，却也無法破解，韋蛟見吳竦，尙吊空中，似有顧忌，恐金蟬等不耐久候，心想且把禿僧引出來再說，接口對韋蛟笑道，這玩意真

好看，怎你吹了一陣，連人影都找不見，莫是虛張聲勢，障眼法哄人吧，我到要試他一試，韋蛟本用一幢青光，連石生一齊護住，聞言忙喝，這試不得，一把來拉住，石生人隨聲起，一溜銀雨，已往光焰海中飛去，韋蛟這才看出石生，並非弱者，心中有氣，怒喝道，我好心好意，想保全你，偏不肯聽，鬧得二師兄生疑，我少時能否免難，還不知道，我向來說了必行，仍然無心傷你，真有力，不妨一試，我也看看你小小年紀，到底有多大領，你如支持不住，祇一告饒，我反正是糟，仍就放你脫身便了，隱形人笑罵道，你看他年紀小，真作夢呢，他的來歷，說出來連禿賊也須嚇上一跳，你這小鬼，能知多少天高地厚，我不過看你心腸還好，手下留情，不然，也早吊個半死了，說時，石生原仗兩界牌和劍光衝入，初意自己久經大敵，又有劍光法寶防身，決可無慮，那知初上來，祇覺光焰力大，仍能衝越，及至到了裏面，光力越強，韋蛟雖與石生有夙世淵源，自然投契，此時終在敵對之下，先因石生不聽勸告，故意愚弄離間，已然不快，再聽隱形人，那麼一說，越發激怒，又見石生，法力頗高，意欲迫令服輸，便把法牌一晃，光焰逐漸加強，石生先還能夠衝突抵禦，隔不一會，漸覺刀箭光華，雖然射不上身，但是越來越密，上下四外，重如山岳，寸步難移，最利害是那青色火焰，並不炙人，但是冷氣森森，奇寒透骨，竟與前在陷空島，邪門受凍情景，大略相似，方自失驚，忽聽隱形人喝道，石道友，此是禿賊採煉乙木精英，與南極玄冰，分煉之寶，邪法陰毒，恃以橫行，你不破他，禿賊正與小神僧相持，不會起來，如何除他，石生頭上三角金牌，乃靈嶠三仙所贈，神妙無方，威力至大，正是剋制乙木，純金之寶，本來遇敵

時，自能發揮威力，後因枯竹老人指教，另加傳授，不用時，連寶光也全隱蔽，上來自恃，不會想用，聞言立被提醒，手往頭上一按，立有一片金霞，金山也似湧起，那無限青光焰刀，本來密集身外，不料金光驟現，轟的一聲，巨震過處，刀山火海，立被盪開，成了一個巨洞，韋蛟自是發急，將牌連指，光焰重又湧上，祇是挨着便即拆散，隱形人又喝道，我不動手，要你嚐嚐峨嵋門下七矮道友的味道，石生接口道，這黑小鬼人頗好，不可傷他，妖師想必就來，干道友快請現身如何，原來那隱形怪人，正是千神蛛，聞言答道，我此時除你以外，尚不願與諸位道友相見，黑小鬼果然不惡，你收他做徒弟吧，祇是太醜，有點配不上，我吊的這一個，却饒他不得，韋蛟見二人，問答說笑，吳鯉已然疼死回生兩次，石生金霞，轟立如山，靈雨飄空，金霞罩地，刀光箭雨，青焰，挨着便散，對方也不還攻，祇望着自己好笑，估量法寶損耗不少，又聽石生，是師父平日提過的峨嵋門下，心正發急，無計可施，猛聽當空，厲聲喝道，徒兒快收法寶，速往前山等候，我與這般小狗拚了，語聲未歇，倏地眼前一暗，當空青幕斂處，一片墨雲，電也似急，自空飛墮，要知以後新奇驚險情事，請俟下集分曉。



定價 \$3,400.00